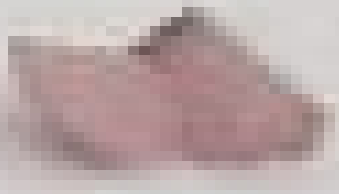
怎样才算情深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COAY Books

目录
Content

- 推荐序：因为是他，所以等待
- Chapter 1 如堕深渊五百里（1）
- Chapter 1 如堕深渊五百里（2）
- Chapter 1 如堕深渊五百里（3）
- Chapter 1 如堕深渊五百里（4）
- Chapter 1 如堕深渊五百里（5）
- Chapter 1 如堕深渊五百里（6）
- Chapter 1 如堕深渊五百里（7）
- Chapter 1 如堕深渊五百里（8）
- Chapter 1 如堕深渊五百里（9）
- Chapter 1 如堕深渊五百里（10）
- Chapter 1 如堕深渊五百里（11）
- Chapter 1 如堕深渊五百里（12）
- Chapter 1 如堕深渊五百里（13）
- Chapter 1 如堕深渊五百里（14）
- Chapter 1 如堕深渊五百里（15）
- Chapter 1 如堕深渊五百里（16）
- Chapter 1 如堕深渊五百里（17）
- Chapter 1 如堕深渊五百里（18）
- Chapter 2 背道而驰的星（1）
- Chapter 2 背道而驰的星（2）
- Chapter 2 背道而驰的星（3）
- Chapter 2 背道而驰的星（4）
- Chapter 2 背道而驰的星（5）
- Chapter 2 背道而驰的星（6）
- Chapter 2 背道而驰的星（7）
- Chapter 2 背道而驰的星（8）
- Chapter 2 背道而驰的星（9）
- Chapter 2 背道而驰的星（10）
- Chapter 2 背道而驰的星（11）

- Chapter 2 背道而驰的星（12）
- Chapter 2 背道而驰的星（13）
- Chapter 2 背道而驰的星（14）
- Chapter 2 背道而驰的星（15）
- Chapter 2 背道而驰的星（16）
- Chapter 2 背道而驰的星（17）
- Chapter 2 背道而驰的星（18）
- Chapter 2 背道而驰的星（19）
- Chapter 3 属于别人的彩虹（1）
- Chapter 3 属于别人的彩虹（2）
- Chapter 3 属于别人的彩虹（3）
- Chapter 3 属于别人的彩虹（4）
- Chapter 3 属于别人的彩虹（5）
- Chapter 3 属于别人的彩虹（6）
- Chapter 3 属于别人的彩虹（7）
- Chapter 3 属于别人的彩虹（8）
- Chapter 3 属于别人的彩虹（9）
- Chapter 3 属于别人的彩虹（10）
- Chapter 3 属于别人的彩虹（11）
- Chapter 3 属于别人的彩虹（12）
- Chapter 3 属于别人的彩虹（13）
- Chapter 3 属于别人的彩虹（14）
- Chapter 3 属于别人的彩虹（15）
- Chapter 3 属于别人的彩虹（16）
- Chapter 3 属于别人的彩虹（17）
- Chapter 3 属于别人的彩虹（18）
- Chapter 3 属于别人的彩虹（19）
- Chapter 3 属于别人的彩虹（20）
- Chapter 3 属于别人的彩虹（21）
- Chapter 3 属于别人的彩虹（22）
- Chapter 3 属于别人的彩虹（23）
- Chapter 3 属于别人的彩虹（24）
- Chapter 3 属于别人的彩虹（25）
- Chapter 3 属于别人的彩虹（26）
- Chapter 3 属于别人的彩虹（27）
- Chapter 3 属于别人的彩虹（28）

推荐序：因为是他，所以等待

辛夷坞一开始看乌咪同学的《怎么才算情深》是在个百无聊赖的午后，起初还边看着书边与身边的人聊着天，渐渐的，就忘记了怎么搭话，一口气看完，已是华灯初上，才发觉光顾着看电脑的屏幕，连灯也忘了开，外边的光从半掩的窗帘里透进来，斑驳地洒在书桌上。我忽然想起了书中的女主角贺晨曦，十二年的等待中，她是否也有那么许多回，忘记了时间的流逝，一抬头才惊觉窗外光影的变换。流年暗度，他却还没有回来。乌咪很善于讲故事，所以才容易让人不知不觉地置身其中，她笔下的人物也是性格鲜活，栩栩如生。单纯而倔强的晨曦，口是心非的郭远，情深如斯的沈宁南……我想很多读者看书后会想，为什么晨曦会甘愿十余年如一日地为那个人守候，她身边明明还有那么多如此优秀，值得携手度过一生的男人。别说让无数人心疼的小沈，就连林杨、章路、秦俊杰，哪一个又不如他？可是晨曦偏偏眼睁睁地让自己一个个地错过了这些人，不为什么，只为她还没有放弃等待。“水来我在水中等你，火来我也要在灰烬中等你。”晨曦如是说。我看到这里禁不住动容。爱就是这样没有理由的一样东西，有时偏要细细追溯为什么爱上，或许是他微笑时的侧脸，或许是他沉默那一霎那的低头，或者是他偶尔的小无赖……更多的时候我们说不出为什么，只因为是他，合该就是他，没有一点办法。所以我觉得我理解了晨曦固执到近似乎痴傻的等待，不是她故意要虚掷那么多青春，只因为那个人他还没有回来，她心中那个空缺是为他量身打造，所以只能虚位以待。怎样才算情深？这是个复杂而纠结的问题。在乌咪的故事里，无论是晨曦、郭远还是沈宁南都给出了各自的答案。而在我看来，情深的理由就是因为是他，所以等待。

Chapter 1 如堕深渊五百里（1）

看着她眼泪急得泛了出来，他轻拍她的背说：“傻瓜，别哭啊，我又不是不回来了。你今年15岁，答应我在你27岁之前不要忘了我，不要喜欢上别的男生，27岁之前我一定会回来找你，能早一天我绝不晚一天，无论如何我都会回来，除非是我死了，最坏的情况你等我12年，能做得到吗？”她连多想一秒都嫌慢，一句话就许下了12年漫长等待的诺言。周五的例会照常冗长烦闷，贺晨曦握着笔在记录本上写写画画，崭新的纸张总有让她想写点漂亮东西的欲望，想着学生时代开学初换了新的笔记本，无论哪个科目第一次笔记总是记得格外认真，就像抒写人生第一页篇章一般郑重其事。都说字如其人，印象中很多老师都夸过她字写得好，只是从小到大的书写比赛她总也得不到名次，只是在鳞次栉比的优秀奖里出没。不够大气，有人如是说。细看她的字，无论钢字笔还是圆珠笔字，都淡淡如宣墨铺陈，宛如古时养在深闺人未识的小家碧玉临出来的蝇头小楷，横看竖看，怎么都觉得固执拘谨。看她如此全神贯注地写着字，一旁的同事姜晴暗自嘀咕了起来，一直都觉得这几天贺晨曦有些不对劲，而让她耿耿于怀的是贺晨曦还迷迷糊糊地打破了她最心爱的杯子。也许，答案就在那本子上。她瞄准了个机会趁其不备将本子夺了过来，满心期望能看到某某的名字外加满篇情话，只是摊开来，结果却让她失望，“我堕落于五百里深渊……”那么小一行字仄逼在干净整洁的纸面上，只占据半列的位置，让她看出了满腹疑团。她凑过了头笃定地说：“你一定是背着我发展了地下情！”贺晨曦只觉得好笑，“你先让我瞧瞧地上情是副什么模样。”“要说也是，这么大的事怎么瞒得过我的火眼金睛，可你好端端的干吗编出这么消极的一句话？”晨曦据实以告，“你一定会说我没品位，其实它是出自琼瑶的《匆匆，太匆匆》。”姜晴的脸上立即浮上嫌弃的表情。能耿耿于怀至今，这就是悲剧的力量，她甚至还记得书中女主角有个很可爱的小名，叫鸵鸵。当琼瑶打开了男主人公的日记，

扉页上就写着这么一句话：“我堕落于五百里深渊，而鸵鸵，你使我雀跃。”从邻居姐姐家里淘出这书时她尚年幼无知，屋外天寒地冻，屋内煤球烧得通红还是手脚冰凉，她却浑然不觉，一本书看得她如老生入定，悲悲切切直抽鼻子。后来书被人抢了去，她有些愕然地抬头看着那执着书的少年满眼鄙夷，他掂着书本说：“这破玩意儿看多了荼毒人脑，怪不得越来越傻。”他随意地翻着书页，啧啧地数落着她，“为看电视而哭的人是傻子，连看书也能看哭了的人，是不折不扣的傻子。”她夺回了书，义正词严地说：“明明是你不懂感情！”

Chapter 1 如堕深渊五百里（2）

想那时他就分辨得清，什么是真，什么是假；只有她，会不假思索，一概当了真。下班后姜晴特地拉她去下馆子，说伤了的心要用胃补齐。贺晨曦一个劲说不必，却又实在是拒绝不了她的热情如火，两个人便去了较为经济的清太郎轮转寿司。姜晴招呼她多吃多拿，但晨曦还是为她的荷包着想，看着流水“营盘”转了几圈也没拿定主意。姜晴受不了她这磨蹭劲儿，干脆利落地取下好几碟，还要了一壶清酒，一人一杯浅酌着。姜晴暗中模仿对面的中年男人吧唧着嘴，龇牙咧嘴的模样逗得晨曦伏在桌子上笑得直抽抽。几个天妇罗下肚看见她还趴着，姜晴推了她一把，“点笑穴了？你再不起来，我可全吃了。”过一会儿没动静，这才觉得不对劲，她扒开了贺晨曦的手臂，小心翼翼地问：“真失恋了？可那混蛋是谁呢？我完全不知道你生活中有这么个人物。”贺晨曦其实很理解她的疑惑，姜晴回妈妈家正好与她顺路，下班时总是搭她的车回妈妈家吃饭，除了姜晴时常有约会或各种各样的事需要她自己走外，什么时候都是她提着包站在旁边催促她动作快点，从不曾有过约会。这样的人哪里会失恋？姜晴绞尽脑汁思索着前因后果，最后得出了结论：“反正从上海回来你就怪怪的，肯定是在上海见到你旧情人了，对吧！”当然不对，她怎么会知道，这个人她都已经等了12年了。但事情确实要从去上海出差说起。一个月前她被指派到上海参加报业研讨会，好几天前就在MSN签名档上昭告天下，只是一直也无人理会。结果安排了两天的行程，临走那天在酒店上网，突然收到了一个人的消息，说：“你只管来，我招待你。”她看着昵称“jim-qin”，茫然地问：“你是哪位？”那人给她发了颗破裂的心，说：“你怎么忘了我了，我是秦俊杰呀！”他热情异常，一定要尽地主之谊带她去看看走走。她一直推托，说不过是一句玩笑话，千万别当真，但他却格外认真地说：“你一定得多留一天。”贺晨曦想他好歹也曾和好友静筠交往过一阵子，驳不开面子便请了一天假和他一同去了乌镇。不是

旅游旺季，游客不多，大多都是操着吴侬软语的周边客。沿着水岸边行走，秦俊杰帮她提着包，闲散地踱着步子。晨曦泛泛一指说：“介绍介绍，这水这桥，都有些什么故事。”秦俊杰挠了挠头说：“别看离得这么近，其实我一次也没来过，只在黄磊的《似水年华》里看见过，只知道茅盾在这里住过，其他的，你也许知道得比我多。”晨曦诧异道：“原来你也看电视。”他却笑了起来，“其实我还吃饭，不知道吧？”

Chapter 1 如堕深渊五百里（3）

晨曦老老实实地说："一直都觉得你有些装模作样，只是那次到我们院儿来，被狗追得满街跑，才觉得有了些人味儿。"讲起这个秦俊杰还是愤愤不平，"这都要怪郭远那小子不好，那狗跟他有个人恩怨，顺带把我也给连累了。说实话我一辈子都没那么狼狈过。"晨曦笑了起来，初初和他认识自是因为郭远，但更多是拜狗所赐。那天只不过是恰巧，她拎着酱油瓶经过，碰见俩帅哥在巷子里抱头狂奔，身后还有一条大黑狗露着森森白牙虎虎生风一路紧随，她正诧异着，那两人见到了救星般朝她扑了过来。郭远一把拥住她的肩怒吼："赶紧把它给我弄走！"待她喝住了它，并将它打发走，那两个人才长舒一口气，撑在墙边面面相觑。秦俊杰叉着腰气喘如牛，抹了把汗很不解地问同伴："好歹你也在这儿住了这么多年，这也是你自家门，那狗怎么比我这外人还不待见你呢？你是不是常抢它的食儿啊？"郭远弯着腰手支着腿恨恨地说："不过是早上把它的食盆给踢翻了，这死狗居然记仇！"但贺晨曦并不认同他的说法，吞吞吐吐地说："你好像不止把它食盆踢翻咯，连它也一起踢出去了，我在屋里都听见它的惨叫……"想她不过是说了句实话，他就瞪她，狠狠地瞪她。鼻腔有些刺疼，她有些想念他了。开车来的路上她睡着了，摇摇晃晃着好像梦到了他背着她蹚过溪涧和深草，一睁眼车子已经到达目的地。睁开眼看到车厢里没人，她有些心慌，推门而出，秦俊杰正好拿着两瓶水走了过来，帮她拧开了盖子说："喝吧。"本是约好七点出发，姜俊杰一不留神睡过了头，赶到酒店时已经快九点，一进门就看见贺晨曦抱着她的背包坐在大堂的沙发上打瞌睡。看着她的头跟钓鱼似的来回拉锯，手还死死抱着比她身子还宽的背包，姜俊杰的内心深处有个地方莫名地一软。高中时秦俊杰和郭远是同班同学，都是水仙花似的人物，只会骄傲自大顾影自怜，偏偏外人总把两个人往一块凑，什么双杰、兼美、二剑客之类的骚词弄得他们就差去民政局扯一纸结婚证。只是一次打篮球他们配合

得不错，才渐渐将对方放在眼中，也渐渐有了友谊。若不是郭远，他一辈子也不会踏足那个破落小院，也不会被恶狗袭击，也就没有了贺晨曦的美救英雄。这些年过去，他还是会觉得有些奇怪，他记性不好，譬如上星期才见过的人，这星期就再没印象，但他居然能清楚地记得十几年前的那一天，贺晨曦笑得几乎站不稳，，捂着嘴顺着墙根蹲到了地上，甚至是从手掌边露出的那道嘴角弧度，这一切都让他没来由的印象深刻。现在想来是别有味道，而当时看她笑成了那样，其实两人面子—都有些挂不住，郭远更是气愤难当，恶狠狠地冲她吼：“都是你喂出来的好狗！还敢给我乐，看我怎么收拾你！”

Chapter 1 如堕深渊五百里（4）

郭远转身推了秦俊杰一把说："回避一下。"他以为郭远要打她，拉住郭远的手臂颇为绅士地说："算了，别和女孩子一般计较。"哪知郭远却把他给强行扭送出了巷口。他哪有那么老实，扒着墙往里看，但这一眼惊得他下巴差点掉下来，只见郭远把贺晨曦按在了墙上，俯下头一口裹住她的唇，像暴戾的狮子对待温顺的小羊，几乎要把她整个吞下了肚。开始贺晨曦还要反抗，不一会儿便陷入了缠绵中难解难分。他惊魂未定，不敢相信这个事实。在他眼中，贺晨曦连一般人都算不上，得归入丑八怪行列。何况那个人居然是郭远！他揉了揉眼睛喃喃地说道："我一定是见鬼了，一定是。"他再伸头看，郭远已近在咫尺，靠在墙上斜瞥着眼问他："看到不该看的东西了吧？"他扼腕叹息，说："你是在开玩笑！你一定是在开玩笑！森林里珍禽异兽多得是，你不能栽在一只山麻雀手里，哥们儿好痛心！"但郭远却很不以为然，瞟了瞟在巷子里小媳妇般垂头绞着衣角的人儿，悠然自得地说："这就是我的命，我已经认了。"听罢此言，他面部抽搐了好一阵。打那以后，他对这个让郭远都认了命的人生出了前所未有的好奇，在学校遇上了总爱捉弄她一下，没事就悄悄往她身后一站，在她耳边嗬一声吓得她魂飞魄散，看她小鹿般惊慌的模样，便觉得有趣之至。只是没过几天郭远就来兴师问罪了，说："晨曦说你是神经病，老吓她，你小子没病吧？没事你老吓她干吗？吓出个好歹来你负责？"他无言以对，默默想着怎么他就成神经病了，好歹他也是风华绝代一帅哥，和郭远不相伯仲，她怎么能对他视而不见？他听说云南少数民族有种人会下一种蛊，专迷男人的心窍，让其没有原则地离不开一个女人。他希望郭远能解释自己的行为，那么他也好解释自己日后的行为。贺晨曦歪着头看神游太虚的秦俊杰，不好去打扰，便蹲在岸边看过往的乌篷船。等秦俊杰回过神来也蹲她旁边，她便要过了自己的包，掏出相机照景物，秦俊杰说："我帮你照一张？"晨曦的头摇得跟拨浪鼓似

的，说生平一大恶就是照相，人本来就不好看，偏偏还不上相，照出来简直对不起那相机。后来两个人租了条船下水，并排面对着艄公坐着，在稠稠的桨声中穿过一个又一个生满青苔的桥洞。晨曦兴致颇高地看着两岸的风景，冷不防一只手突然覆住了她的，她急忙往回抽，不想他竟不放。“这是什么意思？”“你一定不知道我喜欢过你。”他的眼迷蒙得像这里三月烟雨过后的景色，搅得她云里雾里直犯迷糊。

Chapter 1 如堕深渊五百里（5）

她极力搜索记忆，想找出和他相关的过往，但结果却少之又少，只记得有时候在学校，他和郭远并排走来，郭远对她视而不见，倒是他总冲她傻乐。再后来，他整个人就像被一刀切下去那般干干净净，再也不见。她一咬牙猛然甩开他的手，船荡了起来，她扶住船舷，艄公还是咧着嘴，那黝黑的脸皱纹遍布，表情说不清是不是在笑。秦俊杰收回了手看着前方，无比地惆怅，“你自然是不知的，这点歪念都被郭远给扼杀在萌芽状态了，我也知道这很不道德，朋友妻不可欺，但现在他不回来了，你也不能死等他一辈子……”贺晨曦有些走神了，怔怔地看着岸边褪了色的旗幡猎猎，一道门上贴着残旧的对联，喜庆的红都变成了苍白色，而那两行字似乎写的是：百年佳偶今朝合，万载良缘此日成。“……如果你愿意，我能不能正式追求你？”贺晨曦慌忙摇了摇头，“你就别捉弄我了，我们说过的话加起来也不超过20句，我和你根本不熟。”“我知道说这话有些冒失，但丝毫没有捉弄你的意思，我真的喜欢像你这样表里如一的女孩。”“你怎么知道我表里如一？”“你是不是还在等他？”池水的磷光晃得人眼花缭乱，晨曦倔犟地抿起了唇，“这不关你的事。”“你确实不表里如一，里比表还傻。十几年会生出多少变数，你怎么能就这样等着？”“他会回来。”“说出这样的话你自己都不信。”贺晨曦猛地站了起来，“我要等，等到我死那一天，这辈子等不着我下辈子还等！你管得着吗！”他看着她摇摇晃晃的模样，叹了口气，“你这是跟你自己斗气吗？”贺晨曦不再理会他，只是看着水波一路逶迤……回程的路上她选择坐在后座，迷迷糊糊又睡了一觉，醒来时车里还是空无一人，从宽阔的后排座上爬起来推开车门，发现已回到了酒店门口，而秦俊杰正倚在车边，喝着麦当劳的可乐，见她下车便笑着冲她晃了晃杯子说：“醒了？”她微微红了脸，难道是被瞌睡虫附体了吗？她看着自己的脚尖，突然听见他诚恳的声音，“今天唐突了，以后你要好好保重自己。”

Chapter 1 如堕深渊五百里（6）

一句话让她又有些内疚了，为她刚刚强硬的态度。他若真喜欢她，那也是她的福分，能被人喜欢着总是好的，总比等了十来年的人一声不吭地人间蒸发要好得多。她缓和了态度说我会的。”他松了口气轻快地说：“过些时日也许要回去一趟，请你吃饭你可不要拒绝啊。”晨曦点点头说：“白吃我向来是不拒绝的。”回到房间她上了会儿网，又遇见了Jim，他一直没说话，倒是她忍不住问了他一句：“和静筠还有联络么？”迟迟没有得到回应她去洗了个澡，回来时发现他回复了她很多句，她一句一句往上翻，翻到了头，她怔了一怔，他在问她：“静筠是谁？”顿时心生厌恶。买卖不成情意尚在，何况是曾经交往过，单凭这点就能断定这人人品不好。只是一波未平一波又起，从上海回来没几天她报应般的接到了静筠突如其来的一通电话，再无法使自己冷静下来。想想看，和静筠也有过六年的同窗之谊，曾经好到闭着眼都能说得清对方脸上痣的分布，只是大学时通了十几封信后就断了联系，此后去信均如泥牛入海，大抵都忙着各自的事，顾不上维系一段旧时友情。毕业后静筠没有选择回家，而是留在了异地工作生活。除了节日时的群发短信，她们并无联络。而这么多年音讯全无，她的第一句话并不是叙旧，而是告诉她：“我见到郭远了！”话音刚落，贺晨曦手忙脚乱地砸碎了水杯，静筠继续说了下去：“前阵子我们酒店承办了一个酒会，是银夏航空公司一项协议的签署仪式，之前还有个简单的入职欢迎仪式，好像因为他是银夏第一位归国的华人飞机师。本想和他聊聊，无奈他太抢手，总被人围着，一直也没找着机会。但我看到了另外一个人，曹远樱你记得吗？原来我们学校的校花，郭远的同班同学，他们一起来，也一起走，酒会结束后就手挽手一同上了电梯，第二天早上十点多才一同退了房。”她顿了顿，说出了至关重要的下一句：“是一间房。”没有得到回应，静筠觉得像对着空气自言自语，太静，甚至听不见呼吸。这些天地一直在为这件事左右为难，始

终踌躇着是因为知道贺晨曦将这个男人等了12年，与其告诉她，这样残忍，还不如让她心存希望一直等下去，等到天荒地老去。但转念一想，说与不说，对贺晨曦而言，并没有多大区别。告诉一个不会游泳的人，洪水来了，即便深知她会被淹没，也逃不掉，因为她没有这个本能。

Chapter 1 如堕深渊五百里（7）

想大学时只和她一个人有联系，每次贺晨曦的来信都是洋洋洒洒万余言，而她的却像没装棉胎的被单，一阵风就能吹开几米远。静筠反复地想，人家的大学生活怎么会异彩纷呈，而她却三点一线轮着转？于是她也开始编织她的七彩校园梦，有帅哥和爱情，她问舍友："我们学校谁最帅？"舍友诧异地看了她一眼，"秦俊杰你都不知道？"她很吃惊，这才发现秦俊杰竟也在这个学校，于是他顺理成章地成了她笔下的男主角。她说她遇见了秦俊杰，他们有时一同吃饭，有时一同上自习，他篮球打得依旧好，她每每会去为他欢呼呐喊……种种描述在贺晨曦看来，无疑是在交往了，便在回信里大赞他们是有缘千里来相会。这一来一回间，她也几乎得上了妄想症，对自己笔下的情节深信不疑。其实和他真正有接触却是后来的一次中秋节同乡餐会，他恰好坐在了她旁边，说她看着眼熟，她笑意盈盈地拿起桌上的一张菜单拍在他脸上，歪着头问："想起来了吗？"秦俊杰恍然大悟道："你是贺晨曦的同学！那时我们都喊你泼辣小娘子。"静筠对于"贺晨曦的同学"这个身份有些不以为然，一整晚心里都像揣了只小兔子，扑通扑通跳个不停。席间两人有一搭没一搭地说着话，秦俊杰突然问她："贺晨曦在新学校有没有结识新男友？"她一听就笑了，"新男友？依她的个性是要等郭远等到天荒地老的。"话音才落，她竟然看到秦俊杰眼里有失落一闪而过，这怎么可能，她笑自己喝得太多了。但最后醉倒的是秦俊杰，将他搀出饭店时，他紧紧揽着静筠的肩醉醺醺地说："看看我。"她仔细端详他的脸，除了醉酒的酡红和越发俊俏，她什么也没看出来。他却不断地说着："看看我，看看我……"最后她不耐烦了，问："你到底要我看什么？"他满是酒气的嘴突然凑了过来，喃喃地说："晨曦，你看看我啊，为什么你的眼里只有他？"嘴角刚碰触到她的，她狠狠地将他推翻，那一刻的心情永不会有人知道。她竟那样妒忌自己最好的朋友，只觉得凭什么，她凭什么？再后来，她再无心情

继续编织她的童话，收到信看完便丢桌肚里，没有了回复的欲望。偶尔心血来潮提起了笔写满一页，放下笔再看，字里行间也只是看出了两个赤裸裸的字，嫉妒。她知道自己的语气里多少有些幸灾乐祸能让晨曦听得出，但晨曦始终是这样傻，不是不觉得可怜的。“切！你装蒜！”看见贺晨曦抬起头来脸上并没有太显眼的悲伤，姜晴攥起粉拳轻砸在她肩上。晨曦笑笑，捏着小小的酒杯，伸着舌头舔了一下杯沿。清酒味道如黄酒，该有淡淡的甜味。这样清澄的一杯酒，芳香扑鼻，只是苦涩得可以。

Chapter 1 如堕深渊五百里（8）

办公室一女孩刚和男友分了手，一上午林妹妹般自怨自艾着，逢人就喊："快给我介绍对象！"但当真提出人选时，她又唉声叹气地说："短时间我无法接受新恋情。"姜晴最看不上这样絮叨的人，说灌醉自己，起码睡个好觉，还不烦别人。晨曦默默听在了耳朵里，下班就买了几罐啤酒带回家，坐在阳台上跟喝中药似的往嘴里倒，像完成某种仪式，就等着身轻如燕直奔月宫而去。酒精在体内开始慢慢蒸腾，一张俊美的脸若隐若现在眼前晃动，伸手去摸，又触碰不到，便知道这是幻觉，她就任由他忽左忽右满世界地飘，喃喃地说着："你说你会回来，除非你死了。算了，你这浑蛋就好好地活下去吧，争取与天地同寿，日月同辉。"窗外一片朦胧，深夜潮湿的雾气四处流散，窗台—一盆含羞草细细地映着蒙蒙的月亮，远天几颗寒星交相辉映，她只是躺着，仿佛在等着天起凉风，日影飞去，再睁开眼，一切都会不同。她记性好，但有时候，这并不是一件好事。她至今仍能清楚地记得第一次见到郭远时的情景。那时她住在一个老四合院里，那一年植树节时地在院子里种下了一棵榕树，到他再离开时已是亭亭如盖。隐约听见院子里很热闹，她迷迷糊糊地从酣甜的午睡中爬起来，不早一秒不迟一秒，他双手插袋和拎着大包小包的郭妈妈一同走进了她的视线。一刹那霁月光风，她张着嘴瞪着大眼睛看呆了去。那样一个神气漂亮的小男孩，她这辈子都没见过。所以她即刻在心中作了个比较，看他，和看熊猫馆里的大熊猫，她觉得她更偏向于前者，她更愿意看他，于是他成为第一个打败了熊猫在她心目中地位的生物体。就在她吸回泫泫欲滴的口水时，小男孩给了她好大一记白眼，带着鄙视和厌恶，比白炽灯还刺眼，但这丝毫没有在她幼小的心灵上投下哪怕指甲盖大小的阴影。在蝉鸣的喧嚣中，她就这么目不转睛地看着那个小男孩，连眨眨眼都觉得是浪费。相比她的喜形于色，郭远显得镇定很多，他对人没兴趣，对新环境也不好奇，只是倚在妈妈身边将松开了

的鞋带甩来甩去。一会儿他拽了拽妈妈，嘴努了努鞋子，一切都理所当然。但妈妈只看了他一眼，淡淡地说：“这些事，你都要学着自己做。”妈妈的漠视让他很失落，思想斗争了半天，最后还是蹲了下来，开始漫长的系鞋带过程，只是那两只手比脚还笨，看得晨曦心急如焚，猛扯着自己妈妈的衣摆说：“妈妈，他不会……”因为是思想品德老师，晨曦妈妈不失时机言传身教：“小朋友之间要团结互助，小哥哥不会绑鞋带，那以后就由你教他，好不好？”晨曦郑重地点头，仿佛被组织委以光荣且艰巨的重任般。所以当郭妈妈终于忍无可忍呵斥他这么大个人连这点小事都干不好的时候，她觉得发扬团结互助精神的时候到了，她趿着拖鞋啪嗒啪嗒地跑了过去，蹲在他脚边抓住他的鞋带，嘤嘤地说：“捏住这里，绕过来，穿过去，一拉，就好呐！”

Chapter 1 如堕深渊五百里（9）

不可思议的，以至于过了很久很久，郭远仍旧记得那天她蹲在自己脚边的模样，吊带小裙子露出好大一片洁白如瓷的背，两片肩胛骨耸动着，像两个胖胖的小翅膀。等她再站起来时，他看见她给他系了个教科书般的蝴蝶结，两个圆圆的圈圈，两条飘逸的尾巴，煞是可爱。她顺利得到了妈妈的一把糖果和喜爱，还有他的第二个不领情的白眼。后来搬家的时候整个院子都沸腾了，院里的大人几乎都是同一个中学的教职员工，虽大多清贫，却也和乐融融，而自晨曦出生后这个院子只有搬出，没有搬入，突然来了个漂亮的女人带着一个漂亮孩子，大伙都很高兴，晨曦也凑热闹，兴奋地跑进跑出。咻一声，她惊奇地在台阶上站住，循声望去，大树下的男孩正摆弄着一架玩具小飞机，时而拿自己的手臂当跑道，时而捏着飞机翅膀做着空中360度翻转的高难度动作，完全沉醉在自我的世界。那份专注让她痴迷，一脚踩空，她骨碌骨碌滚下台阶，嘴巴一扁鼻子一抽就哭起来。大人将她抱起，泪眼模糊中，他再次高高抬起了手，嘴微微嘟起，咻……那架小飞机就在半空中划出了一道迷人的银色抛物线。在那样的时空和季节里，这一幕深深地烙在了她的心间，再也无法磨灭。没过多久郭远在这个小院里过了他八岁的生日。郭妈妈特地买了一个大蛋糕请院子里的孩子们吃，顿时群情激奋，郭妈妈温柔地招呼着大家说："让我们的小寿星来分，人人有份，永不落空。"好容易轮到贺晨曦，郭远看了她一眼，一刀切下去。但拿了蛋糕的晨曦依旧不肯离开，眼睛还紧盯着那七零八落的大蛋糕不放。郭远一把将她推开，大财主开仓赈灾般扯着嗓子喊："后面的，后面的跟上。"还是郭妈妈看出了问题，说："你分的蛋糕怎么有的那么大，有的那么小？"郭远理直气壮地说："只有漂亮的才有资格多吃！"郭妈妈一指头戳在他脑门上，没好气地说："你这小色鬼！快给晨曦补上！"郭远这才不情不愿地再切一刀。只要能分到更多的蛋糕，贺晨曦压根没在意他眼中分出的三六九等。所以

这样的她始终是郭远琢磨不明白的生物体。他只知道这人爱哭，每天清晨他必踩着点从她的哭号声中醒来，只要扒住窗看出去，就能看见她死抠着门框抵御妈妈的拖拽，就跟黄世仁抢喜儿似的。后来他习以为常，就能淡定自如、目不斜视地从鸡飞狗跳中穿行而过。只是有一次这丫头跑上来一头栽进他怀里，抱着他就不肯撒手了，呜呜地说："我不上幼儿园，我要和小远一起去上学。"贺妈妈哭笑不得，无奈地看着郭远。郭远抚着她的脑袋温柔地说："学校里有妖怪，专吃你这不上幼儿园的小孩的脑袋，你还去不去？"哪知她噙着泪水猛点头，说："去，去，我不怕。"倒把郭远弄得被动起来。一天下来他都在思考这小孩子的脑子是怎么长的，不过相差三岁，怎么差异就这么大？待到放了暑假，郭远好不容易拥有了睡到自然醒的机会，又被她每天早上的哭声吵醒，烦得他踢床板，忍无可忍推开窗吼了一句："她不想去就不要送她去啊！"结果这一吼给自己吼来了一项职责。

Chapter 1 如堕深渊五百里（10）

每天他睡醒睁开眼睛，映入眼帘的总是一双乌溜溜的大眼睛，暖暖的小手搭在他手臂上摩挲着说："小远，我们今天去哪里玩？"她成了他甩不掉的麻烦，就像粘在身上的草籽，顽强且坚韧地附着着你。烦不胜烦，他想方设法地折磨她，她怕什么他给她什么，例如青蛙、蜥蜴；她怕谁他带她去见谁，例如临街磨菜刀的菜刀王。如此一天下来她的小脸几乎没干的时候，以为这么一来她跟妈妈一告状就会乖乖地去上幼儿园，哪知她不告状，还欢欣鼓舞地说开心。郭妈妈欣慰地摸着他的头说："看不出我家儿子自己不懂照顾自己，照顾别人还有一套。"他埋头扒饭，郁闷坏了，想这丫头从小就有心机。时间长了，他才渐渐悟出，原来这人不是有心机，是真傻。那时一个院的孩子就属郭远鬼点子多，跟他在一起总是新奇不断惊喜无限。跟在他屁股后面跑的孩子很多，贺晨曦无疑是最忠诚的一个，郭远也爱带着她，因为她总是他恶作剧的不二人选。恶作剧也得选对人，郭远自有一套规则：最起码这个人要够傻，不能识破他布下的陷阱，再次吃了亏不能向家长告状，还要记吃不记打。恰好，这些素质贺晨曦全都具备。有时候他心满意足地想着，恐怕穷极他这一生也找不到比她更合适用来捉弄的人来。有时候他也会感慨，全世界最傻的一个小孩，怎么就让全世界最聪明的他给碰上了。天意，大抵就是这么个意思。某天，郭远不知道从哪儿找来一个破梯子，领着她走到一棵参天古树下说："看到那鸟窝了吗？里面有三只小鸟。我身子沉这梯子架不住我，你个儿小，爬上去把鸟窝搬下来，我们可以烤来吃。"贺晨曦觉得难过，说："能不能不吃它们？"待郭远首肯后，她便老老实实地爬了上去，坐在树杈上搂着树干向下张望，好高，足足有三米多。看她坐稳后，郭远便悠闲地将梯子放倒，说："你慢慢找，我先回去睡一觉，一会儿来接你。"贺晨曦顿时心慌意乱，喊也喊不出来，顾目四望，猛然看见有条蛇样的东西在葳蕤的枝叶间蠕动，她慌不择路地往下跳，紧接着两眼

一黑，不省人事。路过的大人送她去了医院，除了脑袋缝了几针，轻微脑震荡都没落下，天天好吃好喝，足足胖了一圈。但郭远就惨了，一顿毒打是前所未有的惨烈，上中学后郭妈妈就几乎没再动过手，一是小伙子大了要面子，二是她就算想打也是追不上拉不住了。最后郭妈妈手中的家伙什断了七八根，抽得他身上一道道血棱遍布。郭远也是异常地倔犟，不躲不闪，连眉都不皱一下，让郭妈妈屡屡有下手太轻的错觉。邻居一个个来拉来劝，闹了好半天才消停。晚上睡觉，背都挨不了床，咬着牙躺下去就不敢再翻身，一碰就往死里疼，他一动不动像被钉在了床板上，瞪着眼瞧了一夜的天花板。白天郭远逃课来医院看她，她很高兴，看他坐在床边帮她剥橘子。大热天他穿着长袖，热得满头大汗，稍稍挽起袖子，就能看到他手臂上的一道道血痕，问他疼吗，他不在意地说："没事，我妈的手轻，不舍得打。"

Chapter 1 如堕深渊五百里（11）

她吃他剥好的橘子，含含糊糊地说：“等我出院了我们再去抓小鸟，希望它还没被蛇吃掉……”他缓缓俯下身子，手撑在床上皱着眉看她，喃喃地说：“你是真的假的？世界上怎么会有你这么傻的人？”她停止了咀嚼，含着半个橘子瞪着眼屏住了呼吸。他的脸越凑越近，唇尖触碰到她的橘子便张嘴咬住，一点一点蚕食进嘴里，全部吞没后柔软的唇瓣直接覆住了她的唇，舌尖在橘子粒和牙齿之间交缠，清甜的汁液横流，满口都是不可思议的味道。护士长端着瓷盘推门进来，看到慌慌张张分开的两个人，笑着说：“趁人病要人命啊坏小子，小心我告诉你妈让她再抽你一顿。”郭远抹了抹嘴说：“谁说谁是八婆！”护士长给了他脑门一记暴栗，一边换药一边说：“看到你们，想起从前了，我和我先生就是从你们这么大就认识的，看看你们能走多远。”郭远认真地看着护士长手部的动作，不时帮她递点东西，似乎什么都没有听到。等护士长走后，她的主治医生进来了，笑眯眯地抚着她的头说：“小丫头今天表现得好不好？换药有没有哭？”“没哭。”他认真地替她回答，惹得医生哈哈大笑，拍拍郭远的头，继续查床。晨曦歪着脑袋思索，“你说他们是不是商量好的呀，一个当儿科大夫一个当儿科护士，夫唱妇随。”郭远瞥了她一眼说：“像你就不行了，当空姐都要长得漂亮。”“我什么时候说我要当空姐了？”晨曦很是莫名其妙。好几年后，两个人簇拥在院子里的石桌上写作业，灵光一闪，她突然想明白了那句话的意思。郭远看她笑得诡谲，便推她的头说：“你干吗笑得这么白痴？”她却丝毫不在意，沉浸在自己偶然发现的快乐中。原来那个时候他就已经相信他们能走得那么远，那绕窗的清风，摇曳的树枝都可以作证。在后来无数个夜晚的灯光淡淡的台灯下，她轻哼着“我要把这漫长冬至夜的三更剪下，轻轻卷起来放在温香如春风的被下，等到我爱人回来那夜一寸寸将它摊开”，每个漫漫长夜，都像厚积薄发的艺术作品，等待那点睛的一笔。如今希望破灭，她也只能这样眼睁睁

地，看着年华一点点付诸东流。还是会有一丝不甘，凭什么要等跑到了终点，才说这场比赛早就取消。回望空荡荡的来路，她试图让脑子和心麻木，忘掉这些年她是怎么走来，忘掉等待的苦，也渐渐忘掉这个人。最无奈如此，但人生就是这样，不断地丢掉包袱，不断地重新上路。是不能饮不可饮，却也拼却一醉。清晨的露水把她凉醒了，从阳台的藤椅上支起身子，全身都疼，像被人用锤子敲遍了全身，特别是头，仿佛要裂开，洗把脸照了照镜子，双眼肿得像两个在水里浸得剔透的白面馒头。

Chapter 1 如堕深渊五百里（12）

有人敲门，她去开，门外是隔壁邻居小翠，她一脸的担忧说：“晨曦，你昨晚可把人吓死了。”晨曦抓了抓额说：“不好意思，昨晚喝了点酒，迷迷糊糊的，是不是打扰到你们了？”“那倒没有，你就是哭来着，哭得像个小孩儿，像受了天大的委屈，我在那边都听到了，只是怎么敲门你都不开，我差点叫志从阳台翻过来看你，但志说最好还是别打扰你。你到底是怎么了？遇到什么伤心事了？”她怎么不记得昨晚她哭过，真的一点都不记得。她有些羞愧地说：“就是一瓶啤酒要过期了，倒了也可惜，干脆全喝了。我这人就是这样，一喝多就爱忆苦思甜。”小翠拍了拍她的手臂说：“没事就好。但下次啤酒过期了记得找我们，三个人喝总比一个人喝强。”晨曦点头称是。状态极其不好，走两步还是觉得晕，打电话回报社请了假，一整天就躺在床上看盘。专挑喜剧来看，还专挑最猛的喜剧，《东成西就》，她已经相信这是世界上最搞笑的片子，看了无数次还是能把她笑得死去活来。可是今天好像不灵了，看了一半怎么看都觉得是悲剧，尤其是刘嘉玲演的周伯通和她师兄王重阳阴阳两隔，被三花聚顶弄得疯疯癫癫后，错把英姿飒爽的九公主当成了王重阳，对其哭诉相思之情，竟让她看得悲从中来。不想一个人困坐愁城，看看眼睛不再红肿，就随便捡了件衣服套上，坐车回妈妈家。提着一箱牛奶正往楼上走，手被猛地一扯，晨曦小声惊呼，扭头一看，拍了拍胸口舒了口气，“臭小子，不声不响的，被你吓到了。”穿着松松垮垮球衣的男孩子冲她嘿嘿一笑，抱着牛奶箱子几步就超越了她。晨曦乐得轻松，不紧不慢继续爬楼。隔着半层楼梯传来嗡嗡的声音，“晨曦姐，你一直没与沈大哥联系吗？”走了一秒钟的神，她仰起头问：“你说什么？”“说你有眼无珠，沈大哥要比郭远那小白脸强百倍。”说完他连跨了几节楼梯就消失得无影无踪。晨曦愣了。季允一直和奶奶一起住，旧屋拆迁后又和她们一家子一起搬到了这栋新楼。在她和郭远爱恨情仇的时候，他不过才八九岁，这小子，

竟管起大人的事来了！她试图追上他，可是到底是差了六七岁，爬到家的时候晨曦已是气喘吁吁，想当年她可是学校女子1500米的亚军，果然是岁月不饶人。刚进门，妈妈拿着一棵芹菜从厨房走出来，脸上有些莫名的兴奋，“晨曦，今年27了吧？”晨曦诧异地看她，上个星期不才回家吃了寿面吗？妈妈口中念念有词地算着数，“27，35，男的大八岁，其实也不算很悬殊，还是可以接受的。”一抬头她兴致颇高地说，“今天你王姨打电话来说她大侄子章路下个星期回国，早就说好要见一面的，看找个时间咱们去一趟？”

Chapter 1 如堕深渊五百里（13）

晨曦意兴阑珊地说“随你安排”，妈妈满意地点了点头。其实一开始说要相亲，她反抗得厉害，结果妈妈却不声不响把人约到了家里，犟劲上来了，她一手把桌子上的杯子拂到了地上，气得妈妈差点当场犯高血压。打那以后她再不敢对妈妈安排的相亲提出异议，但是态度依旧是消极，对方看不上她是最好的，即便是有意思她也是有一搭没一搭地消磨着对方的意志，一年下来过场走了不少，却没有一个有结果。在见章路之前，妈妈也不闲着，又穿插着给她安排了另一场见面。听闻对方是个姓林的大学老师，妈妈的职业偏好总是老师、医生或警察，总觉得做这些职业的人人品会好。在妈妈眼里，连城管都在可选之列，所以，这次是老师，她已经心满意足。两人约在一家冰室，一见面她就客客气气地叫了声林老师，那人一愣，挠了挠头说：“你怎么跟我学生似的，你可以直接喊我的名字，林杨。”和林杨面对面坐着的时候，她一直不能进入状态，他的声音很有磁性，但她总是跑神。突然发觉沉浸在自己的情绪里太久，急忙抬起头，发现对方正托着腮帮子看她，急忙说抱歉。他哈哈一笑说：“没事没事，我的话题一定是闷坏贺小姐了，你要再来杯西瓜汁吗？我看你喝得好快。”晨曦也不客气，点头说好。晃了晃冰凉的杯体，冰块咔啦咔啦地撞着杯壁，发出清脆的声响，晨曦微笑道：“跟你说件好玩的事。以前我初中时，有一天上课，我同桌口渴想喝水，他突然站起来报告老师说‘贺晨曦她肚子疼，要我送她去校医室’。他事先也不跟我说一声，弄得我骑虎难下，只好配合着他演戏，装作很痛苦的样子。为了报答我帮他打掩护，他请我喝西瓜汁。但还没来得及喝呢，就遇见校长领着教育局一班领导视察，他脚底抹油溜得快极了，就剩下我一个人端着杯西瓜汁傻站在那里。结果是给我们学校抹黑了，检查写了好几遍，还被在大喇叭里通报批评，说某班某位同学，上课的时候溜出去喝西瓜汁，这种行为很不好……同学们都笑话我，说‘日本有个西瓜太郎，你是他

妹妹，就是西瓜太妹’。”西瓜太妹，林杨乐不可支。冰凉的西瓜汁顺着吸管滑入咽喉，还记得那天放学后她被扣在校长室，一边委屈地掉眼泪一边写检讨，写完后太阳都下山了。走出校长室，一个人正倚在走廊栏杆上，看到她出来，眉头就皱了起来，她只觉得羞愧，慢吞吞地踱过去，听见他说：“你是傻子吧？背英语不见你背得那么溜？背黑锅你倒是背得挺快，还好意思哭。”她嚅嗫着唇半天才说：“拜托你不要告诉我妈妈。”他没好气地说：“打小报告那是你擅长的事，我不会！”见她楚楚可怜，他弯下腰撑着膝盖看着她低垂的脸，问：“要不要我帮你教训那小子一顿？”看她脑袋摇得跟拨浪鼓似的，他抬起膝盖顶了顶她背在身后的书包说：“那就走吧，傻妞。”

Chapter 1 如堕深渊五百里（14）

记忆中那是他第一次等她放学回家，他腿长，她要一路小跑才能跟得上他的步伐，他抱着胳膊倒退着走，频频催促着她说："快点，你倒是快点。"晨曦气喘吁吁地喊："你等等，等等我嘛……"背部顶着夕照，金橘色的暖阳印得他的轮廓有些苍茫，天神般团着华丽的金光，她只能眯着眼看。踩到一块砖，他身子一歪，幸而平衡住了。她急忙冲他喊："别看我，看点路，危险！"他叉着腰撇撇嘴说："别自作多情，谁说我看你了？我在看你身后的美女呢。"她扭头，但身后只有一个准备丢垃圾的婆婆。她嗔怪道："胡说什么？"他却垂下头极其认真地说："真的，真的，你老了不见得比她好看。"说着伸手把她的脸往中间一挤，点了点头说："肯定比这还难看。"林杨突然伸出手掌覆住了她的手背，晨曦第一反应就是快速将手抽出，皱眉看他，想着最近这怎么老碰见莽撞的人。他却咧嘴一笑，露出两排洁白整齐的牙齿，倒让人看不出一丝一毫的轻薄，"你低头想事情的样子很好看，很有画面感，有笔就好了，我给你画下来。"晨曦心头一热，从来没有人说过她好看，哪怕是善意的谎言。出了冰室两个人一路散步，走走说说，不知不觉就到了她家楼底下，林杨看了看表说："时间不早了，你上去吧，早点休息。"晨曦点了点头转身上楼梯，还没走两步，林杨又喊住了她。"晨曦。"她微微一怔，已经不是贺小姐了？"我不知道你对我感觉怎样，但我觉得你的个性挺适合我的。我们可以试试，如果实在不行做朋友也可以。"路灯下林杨双手插在裤袋里，眼睛里有两朵火树银花似的斑斓火彩，晚风吹动他的白衫衣，鼓起来又扁下去。他没有她喜欢的男子那般英俊的容貌，但那眉宇之间的微笑是那么真实，至少是看得到，也摸得着。"是需要考虑吗？不急，你慢慢想。""哎，你快回去吧，再晚就没车了。"林杨点点头，挥了挥手转身就走。她看见他从口袋里掏出了手机，待他消失在视线里时，她收到一条长长的短信。"我猜你是早上出生的，我也是。到高三那年我的名字都是林阳

杨，因为生我的时候我爸站在手术室的窗口，看见外面一片沐浴晨曦的白杨。后来我嫌男生取叠字名太幼稚，就改成了林杨，把阳光给去掉了，现在有你，这棵白杨算不算又沐浴在清晨的阳光下了？”心弦陡然被拨动。清晨的阳光……曾几何时，也有人这样解读过她的名字，但那已经是陈年旧事，27岁一过，她就是逾期居留的房客，多住一天，就多交付一天的青春，极其昂贵。

Chapter 1 如堕深渊五百里（15）

她有些不明白自己，现在越想越不可能的事，当时怎么会当了真？她不过是他在特殊时期里碰到的一个特殊的人，他的生命里一定会有很多这样的人，潮水一般，新旧交替。人生若是一片沙滩，她不过是最简单的一颗贝壳，而他却是弄潮儿，拾起过她，摩挲过她，也许下过诺言要带她回家，只是他的前路还会逢着多少贝壳？虎斑贝、珍珠贝、夜光贝、鹦鹉螺，叫他如何能想起当初那一枚遍地都是的贝壳，如何能在人潮汹涌中将她拾回。想这不过是人之常情，再难她也会试着了解。她突然想对只见了一面的人坦率，握着手机一个键一个键地按。我曾经喜欢过一个男孩，按照约定他本该回来找我的，可是他却失约了，我想我是该忘了他，你说呢？林杨很快回复了她四个字：活在当下。旁观自然是清。道理她懂，甚至比谁都懂。但感情偏偏背道而驰。静筠一直是不待见郭远的，因为她见识过他的恶劣。某日放学，班上的马姗姗无意间发现郭远抢过晨曦吃了一半的苹果放在嘴里啃，晨曦使劲地捶他，两人打打闹闹走远。震惊之余，回家后她思前想后写了一封信。她暗恋郭远的同班同学秦俊杰好久了，不奢望做他的女朋友，想着能从朋友做起也是好的。于是第二天她就拿了两个大苹果塞到晨曦手里，晨曦还没等她说啥事就笑嘻嘻地一口咬了下去，但等听她说完，她差点被一口苹果噎死。看着那封散发着香味的信，晨曦为难了两节课，马姗姗传了张纸条给她说：赶紧给他吧，我的心七上八下的，下午的测验我都没心思了。马姗姗不知道贺晨曦在为难什么，能同吃一个苹果的关系难道还不能帮着转交一封情书？吃人的就是嘴软，下课后她便拉着静筠一起去高中部找郭远。她犹犹豫豫地站在他们教室门口，就是不敢张嘴去喊，静筠受不了她的犹豫不决就帮她喊了一嗓子，不一会儿郭远黑着脸出来，不耐烦地接过信封，看着信封上面的五个字：秦俊杰亲启。他疑惑地问她：“这是什么东西？”晨曦说：“情书。”她踮起脚向教室里张望，找寻秦俊杰的下

落。郭远却突然勃然大怒，猛地把信封甩到她脸上，“情书！你怎么也不先照照镜子瞧瞧自己的模样！滚，从哪儿来滚回哪儿去！”信封的尖角划过她的脸颊，细细密密的血珠就冒了出来，意料到他态度不会好，但没想到竟如此恶劣。静筠几乎被气炸，怒其不争地看着晨曦一脸呆滞，抓起信就冲进教室把信狠拍在秦俊杰笑嘻嘻的脸上，然后指着郭远说：“你们这些垃圾都会有人喜欢，真是瞎了眼了！”马姗姗对这种结果很失望，晨曦把另一个苹果还给她，抱歉地说：“我说了我和他不熟嘛。”

Chapter 1 如堕深渊五百里（16）

不知道该怎么跟她解释他们之间的关系。有些关系，只能在暗处发展，就像情妇，是见不得光的。郭远只是说不想被人说闲话，但静筠却嘲讽地说："何必自欺欺人，他整天和四大美女在一块玩篮球打羽毛球，都不怕说闲话，怎么和你打声招呼就会被人说闲话了？你认识他那么久，怎么会不了解那种人心里到底在想些什么？"在静筠眼里郭远是神憎鬼厌，天天在耳边教育她，教她女人要懂得尊严是什么，教她女人要拿出自己的态度，教她女人应该平视男人，而不是仰视他。其实她说得都很有道理，晨曦也觉得她不该对郭远如此低眉顺眼，她知道他的缺点很多，性格也不好，自私自利，尖酸刻薄，狂妄自大，可是她还是喜欢他，不止是因为他长得好看，她心细如尘，总能感觉出他对她的好，绝不是装出来的。回到家后坐在书桌前写作业，郭远走进来趴在她的书桌上，手伸过来抚了抚她脸上那一道红线。晨曦别开了脸，他又将之扳了回来道："我不是故意的，以为那情书是你写的，我就是太生气了嘛。"看到她不理他，他有些急了，一把拔掉她的笔说："走，我请你吃雪糕。"晨曦将笔夺了回来说："我不想吃。"连终极大招雪糕都不管用了，可想而知她气到什么程度。郭远想了想走了出去，过了十分钟，他回来了，手里提着一个袋子，里面是各种口味的雪糕。他耐着性子帮她把包装纸撕掉，递到嘴边，她紧闭牙关就是不张嘴。郭远把雪糕戳到她嘴唇上，弄得到处都是，她有些恼了，一把推开他的手。郭远也火了，猛地甩掉雪糕说："你别不知好歹，你还想我怎么样？"他一凶她，她就要哭，郭远没好气地说："哭哭哭，你就知道哭！爱吃不吃，我才懒得理你！"他走后，晨曦负气把一袋子的雪糕全部吃掉，晚饭都没吃就开始上吐下泻，妈妈看着垃圾桶里的雪糕袋，骂道："这孩子要死了，这么凉的天吃这么多雪糕。"她被送到医院去打吊针，郭远坐在床边没好气地说："你是傻子吧，谁让你一下全吃完了？"看着她青青的脸，他缓和了语气问："肚子还疼么？"说

着鬼鬼祟祟地看了看周围，对手掌哈了口气，又搓了半天，钻进她的被子里，挑开裤腰带，温热的手掌径直贴在她的小腹上。她紧张地看着周围，把他的手往外推，他温柔地说：“乖，别动。”所有的郁气全消，坚信在他心中她是与众不同的，就能以平常心看待他川剧变脸般的态度。他是个矛盾的综合体，可能连他自己都没想好，贺晨曦这个人对他来讲，到底意味着什么。而私下他对她是很好的，他会拿出他最大的耐心教她做题，她不会举一反三，今天卖苹果懂了，明天卖香蕉又犯了迷糊，他气得把书都摔了，她也灰心丧气，最后也总是他将书拾起来咬着牙说：“再来！教不会你我去死！”

Chapter 1 如堕深渊五百里（17）

当背地里只有两人的时候，他们更是无限亲密，他总是说她身上有一股淡淡的牛奶味儿，有时候凑近她颈部嗅探的时候，他总有冲动一口咬下去，想咬开她的血管看看里面流的会不会就是牛奶。这味道总能勾起他原始的冲动，忍不住要动手动脚起来，手不是往衣服里伸就是往裙下探，晨曦要反抗，他就赖皮地说："我就是摸摸，不干别的。"只是这一摸下去就一发不可收拾，血气方刚的小伙子哪禁得起这等诱惑，好几次他都莽撞地想强要她，只是怎么都不得要领，弄得两人都满身是汗，还是败下阵来。然后有一次她就从他的书包里翻出一本书页打卷的繁体字杂志，那暴露的封面把她吓坏了，把书往地上一丢就落荒而逃，结果郭妈妈进屋看见了，卷起杂志怒气冲天地叉腰大喊："郭远你这王八羔子给我滚进来，看我今天不收拾你……"被训完后郭远也怒气冲冲地站在院子里喊："贺晨曦！谁让你乱翻我书包了！下次你再敢，我保证让你每次打开书包都有'意外收获'！"晨曦躲在房间里，想到一打开书包就看到青蛙蜥蜴，身子抖了抖，急忙大声说："不翻了，不翻了，我再也不翻了……"年少轻狂，幸福时光。再后来就是郭远的爸爸回国。当看到那辆豪华轿车停靠在破落小院的门口时，晨曦只感了一阵心凉，这一天终于来了。妈妈说他爸爸的事业前几年在国外东山再起，其实早就该举家搬去英国，只是因为郭远坚持要在国内念完高中，才拖到了今天。这些她都不知道，她也不知道他早在半年前就已经开始申请英国的大学。那段时间晨曦一直是浑浑噩噩的，他们在一起也不过多地谈及即将到来的离别，仿佛不提起就不会发生似的。行李都打包好了，一连几天郭远和他父母住进了酒店里。要走的那天他没去上学，晨曦也头昏脑涨，病病恹恹。体育课她请了假，趴在课桌上睡觉，迷迷糊糊只觉得一阵熟悉的气息在无限逼近，她支起昏沉沉的头，猛然看见了站在教室门口的郭远。他一声不吭地走进空荡荡的教室，坐在她旁边的位置上，扯过她摊在案上的英

语书随便翻着，低声说：“以后聪明点，没人再教你功课了。数学题关键是抽丝剥茧弄明白题的知识点，别换件衣服又不认识了，其实道理都是万变不离其宗的；至于英语……这么笨说什么也是白搭，就背书背单词吧。”晨曦鼻子一酸，别开了脸。他翻到扉页，看着书角三个娟秀的小字，轻轻地念出来，“贺——晨——曦。哎，你是早晨出生的吗？”“不知道。”“肯定就是，不然你爸不会给你取个名字叫清晨的阳光。还记得我让你背过一篇英文散文吗？”他突然抓起她的笔，在她的书上写写画画。晨曦去抢，说“不要在我的书上画小人”，他却突然抓住了她的手，冲她的嘴唇吻了下来，捧着她的头狂乱辗转。她被吻得慌乱，整个心都悸动。他咬得她极疼，仿佛是有深仇大恨，仿佛要这么疼才能让她牢牢记得他。良久，他松开了唇，抵着她的额头微微喘气，“车子在学校门口等着，我马上就走了……”

Chapter 1 如堕深渊五百里（18）

看着她眼泪急得泛了出来，他轻拍她的背说：“傻瓜，别哭啊，我又不是不回来了。你今年15岁，答应我在你27岁之前不要忘了我，不要喜欢上别的男生，27岁之前我一定会回来找你，能早一天我绝不晚一天，无论如何我都会回来，除非是我死了，最坏的情况你等我12年，能做得到吗？”她连多想一秒都嫌慢，一句话就许下了12年漫长等待的诺言。她做得到，绝对。水来我在水中等你，火来我也要在灰烬中等你。他离开后，她轻抚他在她书本上写下的一段英文句子，流畅的连笔潇洒自如，很少能看到男孩子把英文写得如此漂亮，连她都自叹弗如。“I feel your presence enter me like the morning sun"s early light.”很熟悉的字句，她背过这篇散文，名字叫做Love Like Morning Sun。爱像清晨的阳光。那一刻她泪如泉涌。是他给她的勇气，在感情的战场上越挫越勇，战至最后一兵一卒，也不丢兵弃甲。12年的路，她走到了山穷水尽，而她真的很想知道，他是走到了第几个年头，是因为别的女孩，还是因为别的什么，才停下了脚步？摊开一本半旧的笔记本，她一笔一画写下诗句，空濛的月光下，娟秀的字迹在泛黄的纸上一如蓝莲花般舒展着娇柔傲骨，桀骜得一如她不肯妥协的心。他曾对我许下一句非常温柔的诺言而那轮山月曾照过他在林中年轻的皎洁的容颜用芳香的一瞬来换我今日所有的忧伤和寂寞在长夜痛哭的人群里他可知道我仍是无悔的那一个

Chapter 2 背道而驰的星（1）

梦里曾无数次出现这个场景，醒来都不敢再细想，每次都宛如曼桢投入了世钧的怀中诉说这些年等待的苦和委屈，但当他真的走出梦境站在两步之遥的地方，他们却又像是各自曲折各自悲哀的陌生人，仿佛一切都没发生过般无足轻重。贺晨曦遇到了她工作以来最大的麻烦，《梅江晚报》副刊的诗歌苑里刊载了一首反党反社会的藏头诗，而作为副刊版的编辑，她没有及时发现，而是让它堂而皇之地登了出来，造成了很坏的社会影响，新闻总署连夜开了紧急会议要求彻查，她一下子被推到了风口浪尖上，随即就被停职审查。最先找她谈话的是编辑部主任，晨曦紧抿着唇听完他的话后，说："我会承担所有责任。"主任斜睨着眼说："好大的口气啊，你是不是以为自己后台硬别人都拿你没辙？"后台硬？晨曦有些懵。主任看着她云山雾罩的模样继续说："我和你打开天窗说亮话，你也别揣着明白扮糊涂。我不知道你和市委秘书长是什么关系，当年我亲耳听见他打电话给社长嘱咐你的工作问题。这事发生后社长第一时间给他打了电话，但人家已经发话，这事该怎么办就怎么办，不要因为他有所偏私。平日里开会三令五申，政治弦没拉紧就要出麻烦，都给我当耳边风。你一向稳重细心，我也对你最放心，哪知你是在给我攒着劲呢，一整就给我整个大的！闹出这么大动静就是想保你也不是那么容易了。"听起来像天方夜谭，她的近亲远戚中最大的官也只是街道派出所的副所长，她八竿子也拍不上市委秘书长这等关系。但看着主任那笃定的神情，她突然想起这些年耳边总是有人在说："整个报社藏龙卧虎，但最深藏不露的就是贺晨曦。"她只觉得奇怪，反问："我哪里深藏不露了？"大家都意味深长地笑着走开，她都只当是他们在开玩笑。而且市委秘书长她甚至连名字都不知道，怎么就成了她的后台？实际上梅江晚报是她毕业前导师帮她联系的实习单位，一批来实习的有七个人，就留下了她一个人，当时好多同学无比地羡慕，说她运气不是一般的好，连她自己都

不可思议自己能够美梦成真，因为她并不是表现最突出的学生，却进了最好的单位。下班后，她回了趟学校找她以前的导师。导师已经忘记她是谁，只是一说名字就记了起来，笑着说：“贺晨曦啊，记得记得，你不是小沈的那个小女友吗？”晨曦一脸窘迫，急忙摆手说：“我和他只是朋友。”导师哦了一声问：“分手了？真可惜。”晨曦只得尴尬地笑。东扯西扯终于扯到了她当年实习单位分配的问题，导师奇怪地看着她说：“你不知道？不就是小沈帮你联系的嘛。为了你工作的事他回了好几趟学校，当时我们几个老师都说这丫头好福气，面都不露，男朋友就把什么都给办妥了。”

Chapter 2 背道而驰的星（2）

突然间她像想起了什么似的，哎呀了一声拍拍脑袋说：“看我这脑子，当年他再三嘱咐我千万别告诉你……”她想过一万种可能，唯独没想到会是这样。她毕业的时候，沈宁南已经离开学校两年了，只是某天在闲聊时，手边正好有张《梅江晚报》，她便随口说：“听上届师姐说梅江晚报福利特好，三天两头地发牙膏牙刷洗头水，日用品几乎不需买，能省不少呢，以后能去那就好了。”当时他还嘲笑她就这点出息，想进中南海难点，想进报社只是易如反掌的事。她只一声轻喟，谈何容易。他竟然还记得。第二天上班，晨曦递上了辞呈。主任掂着信有些急了，说：“你考虑清楚，现在处分决定还没下来，我会帮你在社长面前争取，你还是再等等。”晨曦摇摇头说：“不考虑了，我很抱歉，连累大家都扣了奖金。”收拾东西的时候姜晴惊愕到不行，像个鼓噪的母鸡一样在她身边走来走去，骂她笨得像猪，说：“你怎么不把真相讲出来，那天你明明请假了，那版是章姐盯的，你凭什么帮她顶黑锅？”晨曦连忙捂她的嘴，压低了声音说：“人家好歹帮我干了工作，出了错总不能让人家来承担吧？”“即便全是你的错，忍一忍就过去了，何必当这贞节烈女。”“你不明白。”“我的确不明白，好好个人怎么长了副猪脑子！”对于辞职的事妈妈同样是生气，说这么大的事怎么能不跟家里人商量，这么好的工作怎么能说辞就辞？晨曦一声不响地帮着择菜。妈妈是知道自己女儿的固执，见无可挽回，也只能叹了口气说：“你这孩子就是没福气，这么好的工作都留不住。”没福气，可能是吧。还记得有次和沈宁南在街上走着，遇见了一个算卦的半仙，他一手就拦下沈宁南说：“这位小伙子额宽方正，骨骼清奇，必是人中龙凤，贵胄之后。”她听了扑哧一声笑出来，指着他说：“贵胄之后？姓沈的有什么名人啊？莫非你是沈殿霞的亲戚？”沈宁南不理会她说的，饶有兴趣地拉着她对老头说：“她呢？看看她的。”老头看了她一眼说：“恕我直言，这位小姐福薄，有运无命之相。”她一脸不在乎，

倒是沈宁南听得郁闷，追问他有运无命的意思，她忙把他拉走，说：“听他解释要钱，我给你解释，就是明明中了三千万，都到领奖处门口了，你被车撞死了。”她说得轻松，他却听得脸都绿了，她还笑他竟然信这东西。后来才从大学同窗那儿得知，他虽不至“贵胄之后”这么夸张，但爸爸也是个集团军军长，姥爷还是个将军，倒是名副其实的高干子弟。她们都笑她看走了眼，放走了这么个金矿。她确实是吃惊，因为以前也曾问过他父母是做什么的，当时他只是含混地说是国家干部。她有些失望，失望他没有坦诚相待。但转念一想，他又有什么必要告诉自己。妈妈随口问了问她和林杨的发展如何，晨曦淡淡地说，还是那样。

Chapter 2 背道而驰的星（3）

从那次见过以后，他也没有再来约她，本来她已经收拾好心情准备重新开始，试着展开她这辈子第一段恋情，可是也不知道是忙还是什么，他只是和她有一搭没一搭地发些不痛不痒的短信，闭口不提再见面的事，这两天干脆连短信都没了。见完面第二天她就跟恋爱顾问姜晴讲起关于林杨的事，姜晴说："你终于开窍了，老师好，有寒暑假。他教什么？"晨曦答道："雕塑，他还给我看了他用手机照的泥雕小人，可好看了。"姜晴翻了翻白眼说："闹了半天，原来是个手艺人。""手艺人怎么了？这个社会没点手艺压身怎么混饭吃？"晨曦笃定地说，"如果他追我追得很猛烈的话，我就依了他，你说好不好？"可是不曾想过了好些天，他非但没有很猛烈地追求她，反而渐渐冷淡下来，她急忙又去请教姜晴。姜晴用手指点了点她的脑门说："肯定是长江后浪推前浪，你这个前浪就死在沙滩上了呗。这不是相亲的惯例嘛。谁没有一个半个候补？"晨曦有些失望，但也难怪，谁让她长得中不溜秋，不至于见光死，又够不上一见钟情呢。还在神思，手机响了起来，掏出来一看，是林杨。她觉得诧异，又轮到她这个候补了？林杨一上来就跟她道歉，说这些天和学生上深山老林去刨树根去了，手机一直也搜索不到信号，今天刚回来。约好晚上一起吃饭，只是去哪儿吃在电话里讨论了半天也没结论，最后还是林杨一锤定音：就去潮香居！潮香居在贺晨曦看来，是挺奢侈的一个地方，但菜确实做得不错，特别是那道龙井虾仁，在梅江晚报周年社庆时吃过一次，美味无敌了，吃得她连舌头都差点一起嚼碎咽下。但看着菜谱她还是跳过了那道菜，太贵，贵到她不忍下手。翻来翻去还是没主意，可怜兮兮地看林杨，他叹了口气接过菜谱，"点个菜怎么跟让你选鹤顶红还是断肠草似的？"他三下五除二利索地点了几道菜，等上菜的当口，他去了趟洗手间，晨曦百无聊赖地把玩着手中银丝镶嵌的乌木筷子，眼角余光见他回来了，头也没抬就说："这么快呀。""快吗？"晨曦慌忙抬起

头，手中的筷子也捏不住了，在半空划出两道银光，清脆地应声落地。那人弯腰捡起筷子，招手叫来了服务员轻声道：“麻烦换一双。”目光这才又微笑地投向了她。“晨曦，好久不见。”听着他低醇的嗓音，贺晨曦还是觉得不可思议，她怎么会想到还会再遇见沈宁南。七年了，虽然知道他一直在这个城市，但从来也没有偶然遇见过他，只想着七年都没碰见，就不会再遇见了。而如今再见，脸上已遍寻不着当年那阳光少年的青涩模样，周正的眼和眉，干净的泛着淡青的下颌，唯一不变的依旧是那份踏实，在他身边仿佛天大的事你放下来，他就能一肩扛起。

Chapter 2 背道而驰的星（4）

他的笑容落下，变得凝重起来，“听说你辞职了，没能帮上你，我很抱歉。”晨曦只觉得好笑，伸手推了他一把，“你抱歉什么？第二次世界大战你发动的？飞机你截的？世贸你撞的？怎么也轮不到你来说抱歉，明明是我欠你。”沈宁南叹了口气，“你这人什么都好，就是一点都不愿意欠别人的这点不好。如果举手之劳能让你过得更好些，你何必要拒绝。”贺晨曦没说话，也不争辩，事实上她时常有求于人，只有他是个例外。娇滴滴的声音打破了他们之间突然沉默的气氛，循声望去，一个瓜子脸的漂亮女生站在挂着“明月共潮生”的房间门口急急招手，“沈宁南你快回来嘛，菜都上齐了。”沈宁南皱了皱鼻子说：“别管我，饿了自己先吃。”女生哦了一声闪回房间，只是没过几秒又探出了身子，口气更加紧迫与不满，“沈宁南你还要多久啊？菜都凉了。”俨然是吃醋的小女友。待沈宁南将她“打发”了，晨曦便扯了扯他的衣袖说：“女朋友要生气了，你赶紧回去吧。”沈宁南嗤笑，靠在椅背上看着她，“瞎说什么呢，是丹蓝。”晨曦挺直了腰杆惊呼：“你妹妹，沈丹蓝？”小女生又探出了身子，“我好像听见有人喊我了！”沈宁南挥了挥手说：“没人喊你，吃你的去。”小女生扒在门框上看了半天，突然蹬蹬地跑了过来，搂着沈宁南的脖子，下巴支在他的头顶上，目不转睛地看着她说：“这个姐姐我没见过，但看起来很眼熟，让我想想……”她突然身子一歪，手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往他裤袋里一摸，掏出一个皮夹来，但还没得意完，就被沈宁南飞快地夺了回去，厉声道：“沈丹蓝，你给我回去！”看到他们兄妹俩要爆发战争，晨曦急忙打圆场，“她要皮夹就给她嘛，生什么气。”“就是，生什么气嘛。”沈丹蓝抓起一缕头发绕在指间，眼勾勾地看着她，“姐姐，你头发剪短了。”“嗯。唉？你怎么知道？”晨曦和她大眼瞪着小眼。沈宁南的脸彻底垮了下来，对她下了最后通牒，沈丹蓝扁扁嘴假意要走，只是没走两步还是不甘心，扭头快速说道：“你照片上是长头发，不信问我哥要

他的皮夹看看。原来你就是我那未过门的嫂子！”话的尾音落在了被迅速掩上的包厢门内。沈宁南挫败地支着额头叹气，“你别理会那小疯子，我跟你说过她，打小就疯，我们家谁也没这么个血统，这次来打算让她去做个DNA鉴定，看看是不是我们沈家的人。”

Chapter 2 背道而驰的星（5）

晨曦低头笑，突然抬起头朝他伸出了手，“皮夹我看看。”“你还真信？她对我身边每个女性都用过这招。”“我看看。”她的声音不大，却掷地有声。僵持了一阵，看着她迟迟不肯落下的手，沈宁南心底一声轻叹，缓缓将皮夹放在了她手心。历史上从没有他执拗过她的记录，至少他找不出一次来。皮夹是Prada的栗色小鹿皮，翻开便看见满满当当的几排金色、黑色的卡，每个小袋子她都拉开看看，里面塞满了名片、发票。看着她伸出粉红指头抠得艰难，倒是沈宁南看不下去，拿回钱包驾轻就熟地从侧袋里抽出一张照片，夹在指间。她很快地夺了过去，仔细地打量，不过巴掌大的照片，被修剪得整整齐齐，画面看起来水气氤氲，青色的雾气中一个女孩穿着蓝白相间的校服正在操场上跑步，那再熟悉不过的脸竟让她看得陌生，青涩的眼眉，短短的刘海，长长的马尾，一瞬间她有些不知道那是谁了。记忆中这张照片从不曾出现过，她忍不住问他：“这是什么时候的事？”沈宁南正要说什么，林杨回来了，负手看着沈宁南笑着问：“晨曦，遇见朋友了？”贺晨曦忙不迭地将照片扣在了掌心底下，做了贼般。沈宁南不动声色地看着，很快地站了起来说：“不打扰你们了。”他只像是拿回理所应当属于他的东西，抬起了她手腕，在她反应过来之前将照片迅速抽走，干净利落。其后，原本轻松愉悦的气氛荡然无存，林杨看着晨曦呆呆的样子小心翼翼地问：“那人是不是欺负你了？”晨曦摇头，想着他怎么会欺负她，事实上除了父母，再没有像他那样对她挖心挖肺的人。沈宁南一直对她的瘦耿耿于怀，虽然她坚持说自己虽瘦，但健康，还豪迈地撩起袖子攥拳让他看她的肱二头肌，可是他捏着她的小细手腕还是叹息，“肱几头肌都不顶事，真怕哪天一不小心，咔嚓一声就把它弄折了。”所以帮她增肥是他的头号任务，一日三餐，她逃不开沈宁南的“监视”，他一看到她的饭盒就说：“你把自己当鸟喂呢？”然后就把她的饭盒和饭卡抢去，挨个窗口挨个窗口地打菜，打得满满的一盆，

心疼得晨曦心都在滴血，这一餐足足吃掉她一个星期的口粮。后来她总想办法躲着他，可是他总有办法找到她，最后她饭卡都赤字了。一个月还剩下半个月，她愁得想哭，只能早上买六个馒头，三餐全解决。某天她还在埋头啃馒头的时候，忽然听见头顶呼哧呼哧的喘气声，抬头一看，差点没吓得她魂飞魄散，女生宿舍守卫森严，连公苍蝇都飞不上来，怎么上来这么大个雄性物体？

Chapter 2 背道而驰的星（6）

沈宁南把一个饭盒丢她面前，菜满得都顶到了饭盒盖上了。晨曦讪讪地摸着肚子笑道："最近吃得太丰盛，我要缓缓。"门外小脚的舍监在叫唤，她腾地站了起来，惊愕地说："你硬闯上来的啊？"沈宁南摊了摊手说："没办法，你下次再这样我天天往你这来。"晨曦苦着脸说："你饶了我吧，我每天吃什么菜都是有计划的，你天天拿我的饭卡打鸡腿鸡翼，两天就给我刷爆了，我叫我怎么办？你就是天天上我这来守着我也没办法啊。"沈宁南僵着脸说："我就气你这个，你压根没把我当朋友。你有困难为什么不和我说，宁愿天天干啃馒头？"晨曦不知道该怎么说，亲兄弟还得明算账，他是她的谁？她不能这样理所应当，也做不到。可他不管这些，严肃地说："反正以后只要食堂看不到你，我就多打一盒饭。我上不来，就让别人给你送来。"这时舍监也到了，揪着他的衣服往外赶。晨曦看着那一盒饭觉得进退两难，她不知道该怎么对待沈宁南，她知道他喜欢她，可是她从小就被父亲教导拿人手短，吃人嘴软，她不想欠他太多，特别在她不打算回报的情况下。后来这半个月间他还真是每天让不同的女生给她送饭上来，饭都打了，她也不能浪费，反正是吃得堵心堵肺的。再后来他也不再拿她的饭卡乱刷了，有时候会打在自己的饭盒里，往她的饭盒里拨，时间长了她也懒得再去和他计较。但吃得多她增肥效果依旧是不明显，他一分析，说是马无夜草不肥，所以他无论晚上去哪里回来时都不忘要给她带宵夜，有时是一盒炒饭，有时是几块奶油蛋糕，几块巧克力，几袋饼干，发展到最后已经成了一种习惯。有一次晚了，他递给了她一个苹果，不好意思地说店都关门了。回到宿舍，舍友笑着说，这人极有意思，不就是想见一面嘛，非得弄点礼物才不显得唐突似的。可是即便是这么好一个人，她都不要，只是因为她要等一个云深不知处的人。林杨看她心事重重，也不说什么，只是一个劲给她夹菜。晨曦回过神看着自己碗里堆积如山的菜，哭笑不得地说："你把我当猪了

啊。”“人说心情不好的时候多吃点会把郁闷挤走。”“郁闷又不是长在胃里的，怎么挤？”林杨呵呵一笑说：“反正多吃点没坏处，这么瘦。”打车回去的路上，晨曦有些困，吃得太饱，晚风一吹就迷糊了过去，车子一个颠簸把她震醒了，突然察觉右手被人抓着，她一惊，急忙挣脱开来，扭头看见一脸尴尬的林杨。“你是不是不喜欢这么快？”晨曦也是觉得尴尬，不过牵个手，何必这么大反应。她摇了摇头，林杨笑着说：“那我可以继续？”说着他又抓起了她的手，暖暖的手有些润湿，温度一点一点渗透进她的手心，竟让她觉得烫手。

Chapter 2 背道而驰的星（7）

只是她的心情林杨丝毫不觉，轻轻揉捻着她的手，眯着眼很惬意，“好软，像棉花，我的手老是拿刻刀玩泥巴，全是茧子，会不会磨到你？”晨曦卷曲起手指，轻轻地用指腹抚着他手掌上硬硬的茧子。心一动，他垂头凑近了她，炽热的气息拂在脸上，让晨曦全身鸡皮栋起，惊慌地甩开他的手，缩起了身子。她的反应让林杨有些错愕，轻咳了一声说：“对不起，无心冒犯。”就在贺晨曦试着和林杨继续深入发展友谊时，妈妈又整出了幺蛾子。“你火急火燎地叫我回来就为试衣服？”晨曦满头黑线地看着眼前的衣服，厚垫肩，规矩的三片式剪裁，感觉时光瞬间倒流三十年。“还有，接章路，这才是最重要的。”妈妈强调完，抖了抖手中一件大红套裙在她身上比划了几下，满意极了，“这是特地找冯裁缝按你的身材给做的。老早就喊你上街买身新衣裳，你是动也不动，你不上心只有我这当妈的帮你上心了。章路那孩子是多伦多大学的博士，万里挑一的人才，这么好条件的人你打着灯笼也找不着，你可得给我重视起来。”“他肯定长得很丑，不然35了怎么还单身。”“胡说！人家是一心扑在研究工作上，给耽误了。”“那林杨呢？林杨怎么办？”“你对那小子还挺上心，”妈妈沉吟了片刻说，“先放着，如果章路这边不成，也不至于两头落空。”晨曦鼓着腮帮子，还是为林杨感到委屈。但看着妈妈细心周到地帮她准备的接机纸牌，A4纸大小的白纸上印着醒目的四个大字：章路博士。就冲着她这费尽心思的劲儿，她也得好好地将这事办妥。只是当她到达机场从包里扯出来那张纸时，竟一不小心哧啦一声撕成了两半。她苦恼地挠头，最后只得捏着破损处将两张纸拼在一起，看起来很是狼狈。等的过程有多漫长不提，但当她看到了他，还是值得快慰的，至少他不如她所想那般不堪，事实上要好得多。衣冠楚楚，银丝边眼镜，一脸书卷气，干干净净让人讨厌不起来。但相比她的喜出望外，章路多少有些绝望。他早该知道姑妈的老花眼不可信赖。之前也说过不少女子，他不置可

否，她也极少去勉强，只是这一次她耐心格外地好，三天两头地来电，措辞每每砸中他心坎，让他几乎相信这个女孩的诞生不为别的，只为今生嫁给他做妻子。一犹豫，便答应了见面，但仅仅是见一面！而此刻他发觉连见一面都是个错误，此刻他希望有人能一棍将自己打晕，再不然，他希望看到的只是一个红色的炮仗。

Chapter 2 背道而驰的星（8）

但晨曦却没想那么多，她只记得妈妈千叮万嘱的话：笑，你得笑，因为你笑比不笑可爱。只是她笑得并不娴熟，恐怕也丝毫跟可爱沾不上边。将妈妈交代的工作一一做足，后续如何她并不关心。她一边笑一边热情备至地说："欢迎你回国，章博士。"章路敷衍地点头，看见她手中那一分为二的接机牌，脸色又是一沉。晨曦将其胡乱掖进了包里，一脸抱歉，"不好意思章博士，我这人就是粗心。章博士你行李多吗？我来帮你。"听着她低眉顺眼一口一个章博士，总有些不情愿的味道，而这身过时的衣服，和那狼狈的接机牌也像是别有用意。她并不重视和他的见面，他想。这让他大为光火，相亲见着一个"炮仗"已经让人窝火，更令人气愤的是这"炮仗"居然还不以为然。原本毫无兴趣的他倒是被她激起几分好奇来，但见她晃晃悠悠拎起了自己沉重的皮箱，他顿时心惊胆战，里面可是有价值百万的精密仪器！他慌忙伸手夺了下来，没好气地说："别胡闹！有事你就先走吧！我自己认路。"晨曦愣了一愣，陆陆续续的相亲过程中，也曾遇见过各种人，如此不给面子的倒还是头一个。她有些愤慨，即便她对他也是毫无意思，好歹是女孩子，总有那么一点骄傲的自尊，一咬牙她决定为尊严而战。"既然都来了怎么能让你一个人走，我起码得把你送到家。你别担心，我不让你请吃饭，如果你肯赏脸，我请你！来，我帮你拖行李。"说着她就要夺下他手中的行李，但章路却一板一眼地跟她抢。结果他的箱子没得手，肢体冲突间倒把旁边立着的一个箱子拱倒了。耳畔一个尖锐的女声叫了起来，"见鬼！我里面有易碎品！"晨曦慌忙把倒地的箱子扶起来，正要诚惶诚恐地道歉，一抬头打了个照面，两个人都愣了。空姐装束的漂亮女子伸出纤纤玉指，惊讶道："这不是……贺晨曦吗？"晨曦看着对方面颊轻薄粉底下的隐约可见的小雀斑，怔怔地想着谁能把雀斑长得如此俏丽，那也只能是她，曹远樱。严格上说她们俩并不算认识，只是那时曹远樱常来院子里找郭远，进进出出时

常打照面，开始晨曦会对她笑，但曹远樱总是报以漠然的表情，晨曦也就渐渐不再和她打招呼。大概是习惯了郭远，她也没觉得有多难受。而追溯曹远樱第一次和她说话还是因为郭远踢球受伤了，她急冲冲地从晨曦身边走过，想想又掉头折了回来对她说："郭远他受伤送医院了，麻烦你通知一下他妈妈。"当晨曦一口气爬了四楼，气喘吁吁地赶到病房时，里面已经挤满了人，缝隙中她看见坐在他床边的是曹远樱，她边削苹果边笑着说："球门框那么粗的柱子都让你这一脚给踹弯了，你竟然只是脱臼！"郭远没好气地说："你就咒我吧！万一我腿废了你得天天给我推轮椅！"曹远樱拍着他的大腿豪情万丈地说道："推轮椅多麻烦，只要你不嫌细，我把我腿锯了给你安上！"一个苹果按他嘴上。

Chapter 2 背道而驰的星（9）

让她难受的并不是他们的热络，而是郭远明明是看见了她，却很快地别过了眼去。她有多了解他，一个眼神一个手势便知道他的用意。于是她退了出去，围着医院的花园转了一圈又一圈。等她再度回到房间时，其他同学已经离开，但曹远樱还没走，她犹豫了一下，想着再出去转几圈，但这次郭远喊住了她，皱着眉说："来了怎么也不进来？刚刚就看见你在门口转悠。"曹远樱看了她一眼，很快便起身告辞了，先是甜甜地对郭妈妈说："阿姨再见。"再对郭远说："安心养腿，笔记我帮你抄。"郭远微笑着点头，指了指晨曦说："你，傻站着干吗，送送人家。"晨曦很委屈，但曹远樱却还有些不乐意，板着脸对郭远说："你倒是拎得清的人！"晨曦并不懂，只是觉得这两个人在一起的氛围有一种说不出的团结向上，仿佛天经地义，一呼一吸之间那般自然。"来接男朋友？"曹远樱肩上挎着一个VERSACE男士单肩包，冲她似笑非笑地扬了扬下巴。贺晨曦看看身边的章路，尴尬地笑，"只是朋友。"看着她那拷问的眼神，仿佛越描越黑，她很无奈，她怎么能跟曹远樱说她相亲都相到机场来了。看着她脚边放置的两件行李，她扯开了话题："看来你也在等朋友。""是啊，一个老朋友。"曹远樱拖长了声调，笑得有些诡谲，一副好戏在后头的模样。贺晨曦心里的闷罐像突然揭开了盖子，冷风嗖嗖地灌进来，风凉水冷。她早该意识到这两人总是成双结对出现的。她垂下了眼帘，神色也变得默默，其实并不是害怕，只是觉得现在不是见到他的最好时机，无论是身边的章路还是她这身不合时宜的打扮，都会让她难堪。而他该如何跟她解释12年前的约定？如果她说"我一直在等你"他一定是没办法应对的，想想看，还是好人做到底，还是不为难他吧。紧走几步，突然听见身后急追直上的脚步声，顿时心跳若狂，当脚步临近，眼角余光扫见一男人匆匆从她身边跑了过去，和面前一原地等待的女子热情相拥。她松了口气，失落却愈加明显。走到机场感应门前，在等门完全开启之际，

她还是没忍住侧头回望，曹远樱身边站立着一个男人，VERSACE包包回到了他的肩上，深蓝色的制服将他的身材衬托得更加高挑，笔直的身板也薄得很好看，怎么都觉得有些英伦格调渗入了骨。看着那两人先后蹲了下来打开箱子头碰头看着什么，根本就没有追上来的意思，贺晨曦很为刚才的念头感到羞耻。踏出门时那对热情相拥的男女又再次经过了身边，男子将女孩热络地揽在怀中亲吻她的发梢，轻柔地问："想我吗？"她没听见女孩的回答，但这种事向来都是不需言明，尽在不言中的。她不奢望什么，但不代表拒绝奇迹出现，就像提前知晓了谜底，但真到面对的那一天又是另一回事。"喂，打车吧，你这样要走到何时去？"晨曦扭头看见章路拖着行李在落后她两三步的距离慢慢赶了上来，伸手正要拦车，她阻止了他，说这儿有直达市区的公交车，才三块钱就能坐好长一段路，长年在国外的人应该看看这些年城市的变化。章路想想便同意了，晨曦马上翻出了一张五元一张一元的纸钞预备着，一抬头却看见那两个人也正朝这边走来。

Chapter 2 背道而驰的星（10）

莫非他们也是要看城市的变化？他一步一步走到了面前，这样的场景有说不出的怪异，就像原本只是来找一个游泳池，却找错地方到了海边去山盟海誓般阴错阳差。梦里曾无数次出现这个场景，醒来都不敢再细想，每次都宛如曼桢投入了世钧的怀中诉说这些年等待的苦和委屈，但当他真的走出梦境站在两步之遥的地方，他们却又像是各自曲折各自悲哀的陌生人，仿佛一切都没发生过般无足轻重。“有零钱吗？”曹远樱拍拍她的肩膀。晨曦掏出了钱包，找出了一张十元递给她。曹远樱正想说十元我也有，钱便被身边的男子抽了过去，细长的眼睛注视着她，微启薄唇对曹远樱说：“找钱给她。”“不必了。”晨曦淡淡地说。“那就不客气了。”尖锐的目光直直落在她身旁的章路身上，一挑眉说，“不介绍介绍？”晨曦看了他一眼，不动声色地说：“这位是多伦多大学的章路章博士。”“这就完了？”“我不了解你的情况，你自己说吧。”“干吗装得这么生分呢，贺晨曦？”一手揽住了她的肩，迷人的脸庞就凑了上来。晨曦急急甩开朝旁边闪去，倒是逗得曹远樱在一旁哈哈大笑。“郭远，这可是中国，你面对的可是中国的传统女性，小心人家喊抓流氓。”晨曦又气又恼，看着车子到了，便拉着章路说：“我们上车。”偏偏那两人也跟着上了车，在他们前面的位置上坐下，郭远更是一坐下便将椅背调到最低位置躺下。前后排的位置本来就窄，再这么一调，腿就被压得严严实实动弹不得，晨曦气愤地晃着他的椅背说：“你压得我动不了了！”“是我压你还是椅子压你？说清楚点。”一直袖手旁观的章路看着贺晨曦气得说不出话的模样，轻咳了一声，顶着椅背将她的腿扳了出来，说：“要是这样难受，就放我腿上。”一句话就让郭远迅速调直了椅背。一路上章路有时会问那栋楼是干吗的，那块地是干吗的，晨曦就跟他细细地讲，讲近十年间这座城市的沧桑巨变，听着听着郭远也忍不住会问上两句，但贺晨曦选择当作没听见，继续和章路说着他们的话题。最后郭远黑着脸转过身子

说：“贺晨曦你摔坏了我的玉雕屏风，这笔账怎么算？”晨曦皱着眉看他，“你说什么？什么玉雕屏风？”

Chapter 2 背道而驰的星（11）

郭远将放在膝盖上的小黑箱子打开，取出了一个一尺见方的木雕盒子递给了她，伸手的瞬间深蓝色的制服袖子下露出一截白色法式双叠衬衫，一粒精致的湖蓝色猫眼袖扣在阳光下发出幽蓝的光，晃得她有些失神。接过了盒子时鼻尖有些冒汗，她翻开盒子的铜搭扣，只见深红色天鹅绒衬里托着的一个精美的玉质雕屏，雕的是云母屏风烛影深，碧海青天夜夜心，嫦娥后悔偷灵药的桥段，那晶莹剔透、鲜翠欲流的颜色一看便是玉中上品，只是圆滑连接处的几处断裂生生阻断了流畅，果然几块零星的玉片散落了出来，不是云彩缺了角，便是月桂折了枝。她砰地关上了盒子递还给了他，义正词严道："凭什么说是我？"曹远樱站出来说了句公道话，"也不一定是她吧，说不定碰倒箱子之前东西就已经坏了呢？"郭远看了她一眼，目光中透着凌厉，她便耸了耸肩不再说话。晨曦这才想起曹远樱那一声"见鬼"所为何事，她忐忑不安地咬了咬唇，问郭远这物价值几多。郭远连眼都没眨一下，"三百万"脱口而出，当场把其余三个人都噎住了。曹远樱摇着头说："不可能吧？三百万！泰铢还是越南盾？""上等的羊脂玉，最好的能工巧匠，能都聚在一起是天作之合。玉无价，懂吗？"郭远将盒子放回了箱子里，便躺在椅背上闭目养起了神，仿佛刚刚的事根本没发生。她当然知道，他何须她来赔，他就是看不得她自在，他只是想让她难受。他果然很好地打破了她和章路之间融融的气氛。直到车子到站。曹远樱将睡了过去的郭远晃醒，他站起来看见后面一排已人去座空，急忙问："他们人呢？"曹远樱努了努车外，只见那两人正匆匆朝站外走，仿佛避之不及。看着郭远紧蹙着眉心，曹远樱笑道："这只人畜无害的小白兔变小猎狗了。别说我没提醒你，这可是一场攻坚战，你多准备点粮草过冬吧。"郭远嗤笑，"现在才七月，你未免也太看得起她了。""兔子急了还咬人，你未免太看不起她了，那团棉花里搞不好藏着暴雨梨花针。反正电话、地址，你让我做的我都做了，以后的事随

你们折腾去，我可不管了。”晨曦言出必果，执意要将章路送到家。经过一家饭庄，章路哎了一声，司机便踩了一脚刹车，放慢了速度，扭头问：“停这儿？”“我只是想说这家饭庄居然还没倒闭……就这儿吧，我们去吃个饭。”晨曦有些悻悻的，“才四点啊。”“飞机上的饭我没吃饱。”下了车没走两步，章路突然说：“哎，那人跟来了。”“谁？”晨曦回头，错愕地发现郭远也下了出租车，挎包从左肩换到了右肩，一抬头便微笑地冲她挥手，风尘仆仆的模样，大步流星地走了上来说：“真巧，你们也来这儿吃饭？”“你无不无聊？你跟着我们干吗？”

Chapter 2 背道而驰的星（12）

“这路你家开的？就准你们走？”郭远白了他们一眼，率先步入了饭庄。晨曦有些为难地看着章路，“要不要换一家？”“他去了我们就去不得了？”章路偏不信这理。看见他坐在靠窗口的位置，晨曦便挑了个靠里的座，和他隔着两张桌子，背对着他坐下。本来就没到吃饭点，他们三个是唯一的客人，清净得很，落座后，才听见厨房的风炉开始轰轰地响起来。坐了一会儿电话响了，晨曦猜测是妈妈来探听情况来了，掏出一看果然是，她说声抱歉便离座接电话。饭庄只一道小小的拱门，内部却别有洞天，六张八仙桌排满，旁边便是一道朱漆的雕花回廊，底下竟还有潺潺流水和欢斗的锦鲤，回廊再过去，又六张八仙桌，和这边格局一模一样，颇有中国古典的对称美。妈妈在电话那边压低了声响，鬼鬼祟祟地问：“接上头了吗？”回答显然让她很满意，晨曦认真地说：“他什么都好，就是对我好像没有其他的想法，我想他肯定是看不上我的。”妈妈兴致勃勃地说不能骄傲自大，但也别妄自菲薄。嘱咐叮咛和鼓励的话她照单全收了，挂了电话一转身和身后男子撞了个满怀，贺晨曦及时抓住他的衣襟稳住了身子，连连说抱歉，那人阴阳怪气地回了句：“客气什么？”抬头看到是郭远那张不咸不淡的脸，她触电般放了手，后退一步，不自在地撩了好几次覆在额前的碎发。郭远双手插在裤袋里，眯着眼打量着她全身，啧啧称奇，“真是怪了，这才几月份，今年的鞭炮怎么上市上得这么早？”她并未在意他的挖苦，郑重地说：“麻烦让让。“他整个人往路中间一站，便将袖珍的回廊堵了个满满当当。见他并不挪位置，贺晨曦伸手要推他，却被他一把抓住了手臂，她还未惊叫出声，章路及时出现了，英雄救美似的，轻咳了一声说：“哎，你的咸鱼肉饼来了。”逃回了饭桌，她觉得这场相亲荒唐之极，心不在焉地将盖在米饭上的一整块厚实的咸鱼肉饼打散，和米饭搅拌在一起，不知咸淡地往嘴里塞。不知几时，章路又说了一句：“哎，他走了。”晨曦回头，只见那一桌，一碗饭一盘菜

一碗汤一双筷子都完完整整地摆放在那里，上空还飘荡着轻轻热气，窗户透进来的阳光将漆黑漆黑的木桌上照出一方斜斜的格子，光束里尘埃肆意翻腾，竟像是静和动的艺术品，而不是人间的烟火。看着看着，心底越发地苦涩。后来跟章路讲开了去，两个人都坦然自在了些，章路建议她回去跟妈妈说是她看不上他。晨曦说："这不是太委屈你了吗？"章路取下了眼镜挽起袖子细细地擦，"千山万水地回来，当了块挡箭牌，自然是委屈。但你们也真够有意思，用相亲的方式斗气，还真是小孩子气得很。"

Chapter 2 背道而驰的星（13）

“谁跟他斗气了？”她鼓起了腮帮子，恐怕只有天才知道他折腾这一圈是为了什么。这世上果真没有不透风的墙，贺晨曦又去相亲的消息不知道怎么让林杨知道了，再约会的时候觉得万分难堪。林杨负手而立，斜睨着一脸心虚的贺晨曦，“好歹我也算文化界不大不小一名人，你怎么能做出这种让我名誉扫地的事来？而且就你那小短腿还敢劈两条船，也不怕裤子裂了。”听见他调侃的语调，晨曦松了口气，瞪了他一眼说：“你什么名人啊？就是一人名吧。”他哈哈一笑，这才正经了些，“告诉我，我还欠缺什么，不够诚意还是不够浪漫？你的态度太扑朔迷离，我有点看不懂。”晨曦想了想认真地说：“恰恰是太有诚意太浪漫。”林杨叱着目晃着她的肩吼：“你这女人怎么这么伤人自尊啊！”晨曦连连讨饶，为了补偿他受伤的心灵，她不得不和他一同前往棉花俱乐部参加他美院的大学聚会。一听是去棉花俱乐部她有些惊讶，久仰大名，据闻去那儿待一晚，没有几万出不了门，她的世界里没有这种消费概念，只觉得好生奇怪，怀疑他们是直接啃金条，不然吃什么玩什么一晚上能花这么多钱？想着她得省吃俭用一年才能存下的钱，别人一晚上就能挥霍掉，便觉得整个人生都毫无希望，没有出头之日了。踏入俱乐部大门，她一直仰头看着屋顶的彩绘，惊叹不已，还差点撞到别人身上去，林杨将她揽入怀中调侃：“新鲜吧？难得一见吧？”晨曦嗯嗯地点头，“这真是你画的？这不可能，这么高，这么大，你怎么画？坐在吊车上？手不累吗？”“我的手不累，你的脖子估计很累。”他伸手将她一直仰着的头按了下来，亲昵地用下巴摩擦她的头顶，她面红耳赤地推开。两人走进电梯，突然听见有人喊她名字，那冰冷的语调如魔音穿耳，晨曦猛然抬起头，只看见缓缓关闭的电梯门，她喃喃地问：“刚刚是不是有人喊我啊？”林杨看着她发怔的模样，推了推她脑袋笑着说：“别太抬举自己，就你这小乡巴佬，哪会认识这里的人。”居然这么瞧不起人！晨曦狠狠地瞪了他一眼。走进包

厢，富丽堂皇得像个宫殿，国王皇后们已经像一锅粥沸腾开来，唱歌的唱歌，斗酒的斗酒，亲热的亲热……沙发被挤得满满的，好容易挤出了个位置，他便把她按在了位置上，转身拿来一袋子爆米花，蹲在她面前和她一起吃。有人喊他，说："林子，你马子？"林杨笑着纠正："喊女朋友比较合适。"晨曦有些不自在了。看他那么大个人蹲着怪难受的，她提出让他坐她位置上。林杨想了想，说："也好。"

Chapter 2 背道而驰的星（14）

交换了位置，林杨刚坐下一勾手就把她拉到了自己腿上，看着旁人都心领神会地别过脸去，晨曦脸刷一下就红了，急着要起来，林杨却猛地一箍，让她倒在了自己怀中，附在她耳边说：“今天我们的关系，是不是得发生点质的飞跃了？”晨曦干笑一声说：“我想上厕所。”林杨点点头说：“我领你去。”房间内有个洗手间，走进去转身关门的时候，林杨也钻了进来，顺势将门磕上。关门的瞬间她看见外面几双眼睛都冒出了火花，她心跳若狂，刚想说什么，林杨便点住了她的唇，将她圈进了手臂和墙壁之间，“今天我要霸道点把这层窗户纸捅破了，不然你一直对我不冷不热。别怕，我不干别的，就是想亲亲，亲亲你。”说着他掂起了她的下巴。门外似乎出了些状况，有些喧闹，他全然不顾，俯下了头，额头顶着她的额头厮磨着。她看见他勾起的嘴角，一脸挑逗的笑意，屏住了呼吸，连大气都不敢喘。唇慢慢从鼻尖轻啄下来，就在四唇相接的瞬间，厕所门轰地一震，像被人狠狠踹了一脚，晨曦背部一麻，两人被震开了半米远，正面面相觑，紧接着是第二脚，第三脚。“有人急着要上厕所了，我们快出去吧。”“这架势可不像要上厕所，倒像寻仇，赶紧想想，你跟谁结怨了？”“结怨？”晨曦倒真努力地想起了前因后果，突然觉得傻，恼火地说，“你那么坏，要寻仇也是找你！”“不开玩笑，真的是找你，你听，在喊你名字呢。哈，你完了，你船太多，踩翻了。”晨曦盯着颤巍巍的门，仔细分辨嘈杂中各种声音，骂骂咧咧的，酒瓶破裂的，桌子挪动的……她没好气地说：“哪有喊我！”话音还未落，砰一声巨响，门被踹开了，林杨下意识地将她护在了怀中。当晨曦看见门外的人几乎是傻了眼，郭远……怎么会是他？而且他为什么目露凶光，看上去恶得像要杀人？还没待她明白过来，郭远目光阴郁着伸过手来用力一扯，她便重重地跌入了他的胸膛之中，但林杨并不甘示弱，他握住了她另一只手稍稍用力，将她又拉了回来，无论哪一边都态度坚决得不接受妥协，来回

拉锯。冷清了这么多年，除了沈宁南，也从没有男的对她表达过爱意，而这段日子是怎么了？她从没想过自己有朝一日会成为争夺的焦点，看着满屋子人怪异的目光，晨曦觉得丢人，这场景直叫她想起市场两个婆姨为最后一条便宜的死鱼而大打出手。她狠狠地挣脱着郭远的手，没好气地说："放开我。"只是他哪肯，铁青着脸说："跟我出去，我有话跟你说。""我们之间又没有见不得人的事，有事你就不能在这里说？"郭远一把掐死她的心都有，一时气急顺手抄起桌上一个酒瓶在桌沿上磕破，哗啦啦的啤酒流了一地。他随手拉过一个人，锋利的酒瓶子就抵住了他的脖子，暗暗的灯光下啤酒瓶玻璃的尖锐锋芒泛着幽绿的光，那人也配合地做足了人质的表情。

Chapter 2 背道而驰的星（15）

她脑子嗡一下大了一倍，不可置信地问：“你是疯了吗？你要做什么？”郭远冷冷道：“你知道我会做什么。”林杨扬起了眉诧异道：“这里是不是被征为片场了？哥儿几个不够意思，也不说一声。”说完他便笑起来。只是贺晨曦却笑不出来，她突然想起了一件陈年往事。某天某个欠揍的人疯了般追在郭远身后说他是没爹的野种，郭远听烦了，随手抄起了一块板砖看着他。结果那人非但不怕，还叫嚣着说：“打我啊，有种你打我啊。”郭远微微一笑说：“好哇。”二话不说直直照他脑门上拍了下去。拍得他满头是血。郭远丢掉砖若无其事地拍拍手，蹲在地上对他说：“我这辈子都没听过这种要求，就如你所愿。”她站在一旁完全被吓傻。东窗事发后，郭妈妈急红了眼，扯着他在人家父母面前要他道歉，但他就跟喝了哑药似的，愣是没吱一声。最后赔了很多钱才让别人的父母免于追究，郭妈妈差点气疯，若不是几个邻居拦着，她真要操起菜刀往他脑袋上砍。她急得一下子扑通一声并排跪在郭远身边说：“郭妈妈你错怪他了，是那人该打，他……”只是没等她说完，郭远就狠狠推了她一把，说：“你他妈跟着凑什么热闹，给我滚！”她急得直抹眼泪，不明白他为什么不说出来，明明是那人说郭妈妈偷汉子被赶出家门，郭远忍无可忍才下手打了他……只是该值得庆幸，他这样的任性妄为的脾气若不是因为出身好，肯定要吃很多很多的苦头。贺晨曦挣开了林杨的手，对郭远说：“我们出去谈，你别闹事。”“算你识相。”郭远丢掉手中的酒瓶勾起了唇角，拽紧了她的手。两人正要走，一个人却拦住了去路，推搡着他的肩说：“你他妈谁啊，说来就来，说走就走？还把我兄弟的马子给拐走了，林子，你说这怎么处置……”话音未落，他就被刚刚惨遭劫持为“人质”的男子锁住了喉，动弹不得。晨曦晕头转向地看着那位人质先生笑嘻嘻地说：“郭少，本来我都已经从良了，你非逼着我这老胳膊老腿重出江湖，今晚我算为你鞠躬尽瘁了，一会儿宵夜我要用鱼翅漱口压压惊。”“随你。”

郭远勾起了唇角。这才知道又被他骗了，她怎么能这么傻。房间里两股势力扭成了一团，乒皇乓啷的声响不绝于耳，当事人倒是置身事外了。晨曦扭头寻找林杨，他站在洗手间半耷拉的门前看着她，没有表情地看着她，在昏暗房间的刀光剑影里显得格外静默，紧接着她被郭远扯出了房间。他一直在往走廊深处走，穿过一个门走出去，是个后花园，亭台水榭，假山奇石，白玉兰形状的路灯不太亮，显得清清冷冷的。直至到了花园深处，他放开了她的手，拢着火苗点了根烟。寂静，只有火苗和烟叶燃烧声，他不说话，她也不知道说些什么，局促地站在原地，不知道刚才那一幕是为了什么，不知道他那样冲动是为了什么。他漆黑的眼睛就像夜里悬停的流萤，模模糊糊的看不透也看不清。

Chapter 2 背道而驰的星（16）

沉默直至他把烟蒂往地上一丢，伸手抓住了她的肩，俯下头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冲她的唇紧紧压了下来。她躲避不及，被他准准地攫住双唇，但这并不像是吻，倒像是饿死鬼无法细嚼慢咽，只能囫囵吞下。他两手捧着她的脸将她身子拉起，像个小兽般攫住了她的唇啃咬着唇瓣，一遍一遍地蹂躏撕咬着她柔软如棉花糖般的唇。她被吻得迷乱，听见他在唇间低喃："那个男人是这样吻你的么？是这样么？你竟敢……"他仿佛动了气，稍稍用力，让她疼得惊醒过来，一把推开了他，而他仿佛意犹未尽，像是没吃够奶的小狼般又扑了上来，啃咬舔舐着她的下巴、喉咙，像是久旱的人见到泉水般贪婪地吮吸，她甚至感觉到他紧贴着她身子的下半身，悄悄起了反应。她又羞又恼，急切地低喊："你再这样我喊非礼了！""别喊非礼，喊强奸，我倒看谁敢来拦。"他的头埋得更低，把她的T恤的领口一扯，径直贴上了她的颈窝，湿湿黏黏的唇和舌肆意地在她敏感的皮肤上游移。她倒吸一口冷气，手指甲狠狠地掐在他的手背上，他身子一震，但依旧没有停止侵犯的意思，她越掐越使劲，感觉都要穿破他的掌心了，郭远猛地咬住了她的脖颈，她疼得惊呼出声，这才松开了手。他抬起头含住了她的耳珠，在她耳边低喃："小浑蛋，你还有理了？你到底还要和几个男人纠缠不清？我恨不得将你生吞活剥了……"暖暖的舌尖扫过耳廓，带起她身子抑制不住地颤抖，胸口一阵酥麻的热浪涌起，她小声的嘤咛冲破喉咙，手紧紧地抓住他胸前的衣襟揉捻。两个人都汗流浃背，仿佛谁也停不下来。郭远在她耳边吹着气，"光耳朵就敏感成这样，是不是受不了了？是不是想要我？"晨曦羞愧难当，正要推开他，他的手已经罩上了她的胸部，轻轻揉捏，微微喘气，"跟我回酒店……"晨曦身子一震，手瞬间松开，慢慢撇掉他抓住她手臂的手，前一次是戏谑，而这一次，他把她当什么了？昏暗的灯光下她垂着头，任凭谁都看不见她有多么艰难。得不到回应，他捧起她的头，一看却怔住了，"你……

怎么哭了？”她慌忙摸上了脸，果然湿湿凉凉一片。她挣脱他的手臂背过身去，他却仍牢牢地抱着她的肩膀，“不愿意就算了，哭什么？你和野男人钻洗手间时也不见你这么委屈，你怎么能这样对我？”“你放开我。”“我不放。”他的手摸上她的脸，粗鲁地撸着她脸上的泪，“你为什么哭？”她不知道，真的不知道。多少年，她几乎都要忘了眼泪的滋味。

Chapter 2 背道而驰的星（17）

“囡囡，你什么时候才能长大？”每当她哭，爸都会抱着她这样问。她懵懵懂懂地以为，大人都不会哭，长大了就不会哭。自从爸爸去世后，她果真变得不爱哭起来，遇到一些事本该哭的，她竟都能忍住，她以为她是长大了。直到有天她看见一个孩子重重地摔了一跤，趴在地上脸已经痛得皱了起来，她猜测他下一秒就会大哭出声，但意外的是他没哭，爬了起来左顾右盼地寻找着什么，她想他是个勇敢的孩子。不一会儿小男孩妈妈赶来了，仔细检查着他的伤口，轻轻地吹着说“不疼，宝宝不疼……”，在她的软玉温言下小男孩吸着鼻子越来越伤心，最终还是大哭起来。她突然明白过来，她的不哭是个多悲哀的现实，因为有人呵护你的痛楚，你才会有将一点疼痛无限放大的权利。现实需要她坚强，她再也做不了那个一碰就哭的娇气包，所以她不哭，其实是不敢，只怕让悲伤决了堤。脸被他的手撸得生疼，她正要抓开，却被他一把扳过了身子，就着月光和淡淡的白玉兰路灯，两个人都在彼此打量。潮湿的眼眶里，昏黄灯光下的他在水波里温柔抖动，他的阴柔俊美更胜从前，灯光映出的阴影让他轮廓如刻，细长清朗的眼角眉梢都是翩翩风情，清晰分明的白色领子中，有最优美的脖颈线条，就像天鹅区分于鸭子的那段浑然天成的弧形，他身上每个零部件都是上帝另辟炉灶打造出来的上等品，和流水线出来的有天壤之别。看着看着，郭远突然别开了脸从牙缝里挤出一个字：“丑。”晨曦顿时血液沸腾，急着要挣开，郭远却牢牢地抓住了她的手腕，两人在原地“搏斗”了一阵，最后还是筋疲力尽，任他为所欲为。晨曦突然跳起脚惊呼出声，使劲抓着他的手臂说：“有蚂蚁咬我！”郭远抱起她紧走几步，在花坛边上放下，看她急迫地弯腰挠痒，忍俊不禁。“是疼还是痒？”郭远蹲了下来握住了她纤细的脚踝。“……又疼又痒。”他温热的手抚上她的脚背，抬起眼问她：“那是挠好，还是吹好？”晨曦鼻尖微微发热，全身鸡皮栋立起来，结结巴巴地说：“不用了……”他坏坏

地笑，手掌顺着她脚踝往上滑，轻捏着她的小腿肚，心跳若狂，她很快地跳开，说：“要回去看看。”他慢慢地撑着腿站起来，看着她的背影，眼神越发深沉。或许她是要时间来温习他们的过去和亲密程度。他必须给她这段时间，正如他也需要时间来消化接受她的改变。

Chapter 2 背道而驰的星（18）

两人一前一后走回廊道内，又遇着了那位人质先生，他头发微卷，白色的衬衣凌乱，一部分散了出来，一部分还束在裤子里，还有些红色黄色的酒渍，上来便一拳轻砸在郭远肩上，“那边说是有警局的人，现在正敛人，说要让我们出不了这儿的门。怎么办？好怕怕。”晨曦一听就急了，推着郭远说：“你去跟人家诚恳地道个歉，大事化小，小事化了，警察来了就麻烦了！”郭远和那白衣男子对视一眼，“你别乱开玩笑，她傻，你说什么她都会当真。”“哟，这就是传说中观音妹妹的本色吧，有生之年我终于见识到了！”白衣男子热情地握起了她的手用力晃了两下，晃得晨曦有些懵。“行了，别废话了，赶紧收拾烂摊子走人。”郭远不动声色地打掉他的手，自己牵了起来，“你跟我一起去吃宵夜。”晨曦却褪出了手，正色道：“我得去看看林杨。你把他的场子闹成这样，于情于理我也该去看看。”郭远满腔妒火正欲发作，忽见那白衣男子靠在墙上抱着手一副等看好戏的模样，他深呼一口气，说：“你去了就不要再来找我！”晨曦走得毫不迟疑，听见身后幸灾乐祸的笑声，还有哧哧的吸气呼气声，像在极力平衡着什么。回到包厢，满眼狼藉，侍者正在收拾残局，每个人的目光落在她身上都别有意味，林杨大大咧咧地半躺在沙发上，歪着头看她。“呵，你居然回来了，来坐。”他拍了拍身边的沙发示意她过来坐。她犹豫了一下，还是坐了下来，看了看他，似乎没受伤，她这才放心了一些，低声道：“把你们的聚会搅成这样，真对不起。”他不说话，只是看着她，看得她心里有些毛，头不自在地扭向别处，他却突然一把将她扯进怀中，唇狠狠地凑了上来堵住。晨曦心一紧，挣扎反抗，均是无效，索性放弃了反抗，任由他蹂躏她的双唇，最后他还是放开了她，拉开了头看了她好半天，舔了舔唇若有所思：“好浓的烟味。”她尴尬地低下了头，听见他叹了一口气说：“我们需要谈谈。”走廊曲径通幽，仿佛没有尽头，房间隔音设施做得非常好，门一关，房间内的嘈杂立即隔绝到了

外太空。他开门见山地说：“我们，不要在一起了。”这让晨曦有些措手不及。林杨笑着晃头，“说这话真怪，好像我们怎么着了似的。其实这话真的不该由我来说，既然你说不出口，那就由我来说。”“你为什么对我这么好？”她不明白，他们认识并不久，她也没有出众的容貌让人能对她一见倾心。“晨曦，你并不知道，我曾见过你。”晨曦错愕，听他缓缓道来。“我还是美院学生的时候，一日到学校的暗房洗照片，看见晾照片的绳子上夹着几张照片，画面都是一个女孩在雾气蒙蒙的操场上跑步，无论拍摄的角度、构图还是技术都堪称一流，那女孩不甚漂亮，却清纯得一塌糊涂，我词穷，无法准确形容，只能说那一眼的印象太深刻，所以这么多年过去，当你坐在我对面的时候，我还是一眼就认出了你。我这人本是不相信缘分的，但缘分又是那么地奇妙，不信都不行。不算一见钟情吧，只是我愿跟随缘分的指引，但我不能容忍我的女人还和别的男人纠缠不清，这点骄傲我还有，你说呢？”

Chapter 2 背道而驰的星（19）

听完他说的，晨曦心里也如释重负，缓缓地朝他伸出了手掌，但他却没有接。“你让我太狼狈，就不和你做朋友了。”她正不知怎么好，林杨却突然笑了起来，抓起她的手用力晃了晃，“开个玩笑。友谊万岁。”林杨到底是个豁达的人，尽管今晚的事闹得他颜面尽失，但他还是坚持天色太晚，要送她回家。借了朋友的一辆奥迪，从停车场开出来，半退下车窗招呼她上车。晨曦坐了进来赞许地说：“你朋友真阔。”林杨拍拍方向盘笑道：“少见多怪。”“你还没有呢。”“我的凌志送厂里做保养去了，一直没去拿。看走眼了吧，是不是有点后悔？”“是你不要我。”晨曦一脸幽怨。“我掐死你！”他丢下方向盘扑上来捏她的脖子，晨曦格格地笑着，身子左右闪躲。手突然从脖颈上滑下来，扶住了她的腰，呼吸清浅地拂在脸上，晨曦的笑容慢慢消失，身子有些惶恐地往后缩，听见他轻轻一声叹息。林杨坐直了身子，“我真的以为我们是有缘分的。看过一个故事吗？讲的是一个书生约定了与他的未婚妻成亲，到了那天未婚妻却嫁给了别人，书生伤心欲绝一病不起。此时路过一个云游僧人，给了书生一面镜子让他看他未婚妻的前生。书生从镜子里看到了茫茫大海，一名遇害的女子一丝不挂地躺在海滩上，路过一人，看了她一眼，摇摇头，走了。又路过一人，将衣服脱下，给女尸盖上，走了。再路过一人，过去，挖个坑，小心翼翼地把尸体掩埋了。僧人对书生说：‘你就是第二个路过的人。’我以为我起码会是把衣服给你的那个人，却没想到，我只看了你一眼。”只看了一眼的缘分，要至此搁浅，晨曦说不出来是舍不得这个男人，还是留恋这个朋友。而和她纠缠了20年的另一个男人此刻坐在另一辆车里，怔怔地看着那扇半退的车窗，看着它升了起来，看着它离开他的视线。无论是机场的博士，还是眼前这个艺术家，他都不得不艰难地让自己接受，贺晨曦不再只绕着太阳转，她变成了脱离轨道的行星，随心所欲自由自在地向自己中意的星体飞奔。

Chapter 3 属于别人的彩虹（1）

记得张爱玲曾经形容过这样一张脸，说它像写得很好看的第一章，让人忍不住想看下去。事实上她已经将这本书看了三分之一，时隔十二年当这本书重新回到手里，却发现书本上还有别人手心的余温，发觉自己已无力去翻开新的章节，害怕下一节答案就要揭晓，她宁愿选择逃避一时，是一时。每天在妈妈家吃过晚饭后，晨曦会回漓江路的荷风家园，这是她一个人的小家。爸爸生前工作的学校给了她们一笔颇丰的抚恤金，几个亲戚坐在一起商量了一下怎么用这笔钱，晨曦觉得现在物价飞涨，什么都在贬值，只有房子在升值，大家都一致同意，把钱拿来买了一套50平米的房子。现在房子已升值近半，每次听着房价又涨，她总是喜嗞嗞的。姜晴总是看不上她这没出息样，说你又不卖，涨多少也落不着实惠。只是，想想也很美。这个家最大的特点是该有的都有，不该有的一样也没有。不奢华不豪华，却极有家的氛围，加上她是个爱干净的人，小小的空间总是窗明几净。窗帘是从布料市场扯来的几尺白布，不适合做窗帘，但挂上去的效果却是非常好，阳光照在上面暖洋洋的，像温暖的奶黄色毛线团一般，整个房间都明亮通透。充足的阳光让客厅茶几上摆放的一盆马齿蕨绿得很悠然，她时常就躺在客厅的米色沙发上看书，聊以打发漫长的周末。这个清晨起了个大早，晨曦将齐肩的头发绑成一个短短的发束，套上运动鞋下楼晨跑。一出门撞见隔壁小翠和她老公正要出门遛狗，志冲她笑着打了声招呼便带着他家旺财欢快地下了楼，小翠拉着门喊：“袁志修你拿报纸了吗？”待楼下传来肯定的回答，小翠这才关上了门。晨曦非常喜欢且向往这小两口的生活状态。和他们相比，她的日子干枯委靡得跟缠着发黄布条的埃及法老似的，有时候真的被妈妈或周围的人逼急了，她都有冲动跑上大街随便拉个男人就去结婚，管他爱与不爱，张爱玲也说这点爱干别的不够，结婚是够了的。何处去等一生一代一双人，多少人都在妥协于现实，凭什么唯她要与众不同？从机场

回来她便跟妈妈说：“以后相亲对象找个门当户对的，别太好高骛远了。你该了解你女儿的情况，找个留洋博士，看不上你，既耽误了别人的时间，还打击了自尊心，两边不讨好，多作孽啊。”一席话说得妈妈很是感伤，急忙帮她列数起优点来，说虽相貌普通点，但胜在内秀，总会有独具慧眼的男孩子喜欢她女儿，她坚信。肩并肩下楼时，小翠说：“我们系刚来了个男老师，青年才俊，本想介绍给你，但想想，教解剖的，怕你接受不了。”晨曦笑着摇头说：“你就别为我担心了。”“知道你现在有一个在谈，但是没结婚之前，对象这个东西，是多多益善。”“如果真喜欢，一辈子哪怕只有一个都足够了；如果不喜欢，一百个围着你，也只是徒添烦恼。”“知道你不是凑合的人。以前肯定有让你曾经沧海难为水的人吧？”晨曦笑着，没有说话。

Chapter 3 属于别人的彩虹（2）

绕着小区的楼宇跑了几个来回，脚后跟突然踏着一颗石子，疼得龇牙咧嘴，跳到花坛边坐着，抹了抹轻薄的一层汗微微喘气。“今天真了不起，十二圈，五千米，累坏了吧。”一块浅黄暗格的手帕递到了眼前。她惊奇道：“你一个男人怎么还用花手绢？”他却笑得清朗，“这是给你准备的。”“我可没你那么讲究，我用手就行，衣袖也行。”“手帕好洗，衣服多难洗，再说学校的地下井水冷得刺骨。”她刚要接过来，他却抬起了手将柔软的手帕覆在了她的额头上，身上的鸡皮个个耸立，她胡乱拂下了他的手，还是用手背胡乱抹一把了事。为了掩饰自己的慌乱，她说：“小时候我只在感冒时才用手帕撸鼻涕，撸完就揣口袋里，后来再拿出来的时，手帕变得跟纸板一样硬。”她窃笑地看着他一脸讪讪的表情，将那块手帕胡乱掖进了裤子口袋里。后来她去他宿舍时，又看见了那方手帕，整整齐齐地叠成四方形放在他枕边的一摞书上，盖着他的《贝聿铭》……坐得热汗都变成了冷汗，清风一过，有些凉。她慢慢地往回走，看见不远处小翠一家正手牵手走来，她绕了个圈躲开。别人的幸福都那么耀眼，只有她的幸福越来越远。想起三年前她坐飞机去香港参加国际出版物展览会。第一次坐飞机就“小出国”，她非常兴奋。在进入机舱的时候，她看见了一个人，他站在进舱口拿着记录本写着什么，当时以为只是长得像，落座后同行的同事拉着她说，刚刚那个机长长得好英俊，她笑着说这算什么，我认识比他还英俊的。后来飞机进入平流层后，他从驾驶室走到机舱打开一个行李架取东西，一个空姐嗲声嗲气地叫了他的名字，他转头冲她一笑，在万尺高空上她的心冻成了冰雕，三个半小时的飞行，她没有喝水，没有吃饭，一直在昏睡，半梦半醒中，只记得他好像说过他会在她27岁之前回来找她，她一直相信他，也一直等他，可是大梦初醒，睁开眼睛，她必须面对这样的事实，他已经回来了，为什么没来找她？从香港回来后这三年间，比过去那八年都要长，她渐渐不再憧憬也不再

希冀。她怪责不了他，只是觉得自己傻，对什么事都太过认真，更多时候，她不愿意去多想，只是蒙着头过她的日子。但即便再难熬，一晃眼，三年过去了，12年都过去了。正想得出神，连斜插出来的电动车都没看着，吱呀一声，两人连车一块应声倒地，一锅滚烫的豆浆全洒在了手臂上。弄不清原委，晨曦忍着痛说抱歉，那人愣了一下，本以为是自己闯了祸，见她先道歉，气场也横了起来，数落着她不长眼睛，扶起电动车一看，脚蹬脱落，又涉及到了赔偿问题。心烦意乱，晨曦掏出了准备买早餐的钱，8块5毛，说："我只有这点，你要就要……"话还没说完，那人一把接过去说："豆浆油条全撒了，就当赔我早点钱。"

Chapter 3 属于别人的彩虹（3）

小翠听说后，愤愤地说这人素质真低，还数落她说："你还真不是一般的傻。"晨曦也知道自己傻，只是她一点纠缠的心情都没有，只盼望息事宁人。回到家淋了淋凉水，手臂还是火辣辣地疼，仔细一看，红肿的面上起了一层透明的水泡，煞是好玩，她拿了针将它们一一挑破，去药铺开了点烫伤药涂上，又扯了截纱布裹上，本以为过两天就没事，但过了两天，发现居然有些黄水渗出，忍痛揭开一看，都溃烂了，还引起了持续低烧。她不得不去了医院。挂了普通号她坐在皮肤科外候诊，旁边的女孩大热天戴了个口罩，遮住了半边脸，见她用好奇的眼神在看她，便嗡嗡地说："我是治青春痘！"晨曦笑着说："这样啊，那我教你个治青春痘的小方法。洗脸时在洗面奶里加点……"女孩目光灼灼，期待地看着她，却发现她不讲下去了，目光绕过了她的脑袋直直落在了后头。她扭头看，从专家门诊出来一男一女，心里不禁发出了惊艳的赞叹，无论出现在哪里，这两人都会是众人瞩目的焦点，男才女貌，佳偶天成，各有各的味道，谁也不会夺去了谁的光彩。"这点破事也值得大老远跑医院一趟？""我听说雀斑会越长越多的，我就是怕越长越多，昨天照镜子发现又多了两颗，如果照这样发展下去……""现在安心了没？""嗯……"他们越走越远，晨曦垂下了头发呆。旁边的女孩推她，心急地问她在洗面奶里加什么。她看了那女孩一眼，轻声说："盐，加盐。""哎，这个方法我老早就用过了，不管用呢……"女孩不再理会她，为自己的烦心事神伤。医生在帮她清理坏死的肌理时，下手一点都不温柔，贺晨曦疼得眼泪直流。缠好了纱布，医生嘱咐一天来换一次药，来四五次就差不多该长出新肉了。她拿着单子缴费，这一下划拉去了两百多块，说不出地心疼，简直要比刚刚医生刮骨疗伤还疼。"晨曦！贺晨曦！啊哈，真的是你！"晨曦回头寻找，定睛一看，两步之遥，她昔日的大学舍友正神采飞扬地冲她挥手。贺箫月！这比在南极见到了北极熊还意外。那时因她两人同

姓，且名字一个太阳一个月亮，众人嬉闹要她俩结拜姐妹，最后她们煞有介事地一人咬了一口鸡腿当作歃血为盟，完成了仪式，太阳是姐姐，月亮做妹妹，互喊了四年，其实按身份证算，箫月比晨曦还要大上半年。

Chapter 3 属于别人的彩虹（4）

毕业后箫月回了陕西老家，之后就断了音讯，只是常在校友录里看见她蹦跶，后来她还在上面发布了结婚照。晨曦一张一张地点来看，发现男方的模样和她们同床共榻时所幻想的相去甚远。箫月是米脂人，陕西有句俚语："清涧的石板瓦窑堡的炭，米脂的婆姨绥德的汉。"说的就是米脂女人个个漂亮能干，比男人都强。她也心高气傲，说以后的夫婿非玉树临风，才高八斗不嫁。所以看完照片她在图片下发表了一句评论："才高八斗？"只是刚发送出去她就后悔了，想自己真傻，这不是间接说她先生长得难看吗？后来隔了段时间她又登陆了校友录，看见箫月回了她一句话："占一头就不错了，姐，出了社会我们要现实，现实。"是啊，现实，总不能一辈子活在幻想中。贺晨曦问她："你怎么回来了？"箫月一拂手说："甭提了，我毕业证丢了，回来补办，可麻烦了。这两天我上火上老大了，嗓子疼，所以来开点药。"晨曦看着她笑，"你还是那么马大哈。""哎，你手怎么了？""烫了。"箫月哎嗨一声笑道："报应啊，还记不记得入学第一天，你给我倒水，结果倒我手上了，给我烫得嗷嗷叫。""嗷嗷叫的是猪，这么多年了你还没改你这毛病！"箫月嘿嘿一笑，挽起她的手臂说："等我拿完药，中午一起吃个饭，我们好好叙叙旧。"虽然也有四五年没回来，但箫月知道的吃饭地方比她要多，例如要吃海鲜得上德川路的海鲜一条街，吃西餐上友谊路的西洋大道，若是吃普通菜色，箫月说，还是我们学校外的老杨饭馆好吃。想那时冬天，一大票人坐在摇摇晃晃的木头长凳上，守着一锅热气腾腾的白菜粉丝羊肉氽丸子，一揭锅，无数双筷子齐齐往里伸，吃得热热闹闹，暖意融融。如今再看，老板已经将店面扩大，桌子椅子也都换成了不容易坏的铁脚，学生还是那时的学生，只是她们已经变成了局外人。这种感触让两人都颇为失落。刷着一次性筷子上的毛刺，晨曦问："补办手续好弄吗？"箫月抚着额叹气，"不好弄啊！我都急死了，正巧遇上单位工程师评定非得要学历证

明，真是屋漏偏逢连夜雨。你还不知道办公室那帮人，个个都是大爷，一个皮球来回踢。”“找找熟人看看行不行。”箫月眼睛一亮，“哎，说到这个，我倒想起一个人，我觉得他能帮我。”“谁？”“沈大师兄啊。但请他可得你出马。”

Chapter 3 属于别人的彩虹（5）

晨曦有些讪讪的，“我好久好久没和他联系了。”箫月白了她一眼说：“你们俩可以把人给急死，我都恨不得学孙悟空钻铁扇公主肚子里，钻你脑子里看看你到底在想些什么。玉树临风，才高八斗，沈宁南算是占齐了，你偏不待见人家。”“哎，别说了啊，这话我听得耳朵长茧了。我知道我错了还不行？”晨曦孩子气地捂住了耳朵直晃脑袋。箫月无奈地笑，“知道错了也晚了，他那么抢手的男人，还能一直等着你？哎，说真的，你能联系得上他么？”“我把他的手机号给你。”说着她掏出了纸笔写了一串号码撕给了她，“我不知道这个号码还有没有效，你打打看。”“这不成，你得当个中间人。他还记得我是谁啊？哪能使出劲来帮我，晨曦，你得帮我这次。”“你放心，他这个人没别的好，就是心好。只要求上他了，即便是陌生人，他也会帮。”箫月点了点头说：“确实是好人。有时打水打饭碰见了，他总是主动让我们插到他前面去，不过我还是觉得是沾了你的光，不然怎么只让我们几个插，不让别人呢？但你也不至于连见一面都不愿意吧？”晨曦不说话，还是在来回扫着筷子。箫月拍她的手臂说：“算了，不为难你。你把他手机号给我，我不提你，我就说是从别人那儿得知的，好不好？”晨曦这才露出了笑脸。一盘鱼香肉丝，一碗海米冬瓜汤打开了话匣子，箫月滔滔不绝地说着，“想当年咱在中文系也是有一号的人物，当年有一个两个三个四个，至少四个人同时追我，我愣是一个也没看上，四年下来，愣是没谈一次恋爱，亏大了！当时心气怎么就那么高呢，总觉得走出社会会有更好的市场任咱挑选。其实，再好的人和感情，也没有在学校里的纯洁，不沾俗气。总的说来，晨曦你很值，即便只有沈宁南一个人，也很值，他把女孩憧憬的一切都双手奉上了。”晨曦举手反对，“谁说只有他一个人，还有一个，不记得啦？”“谁呀？”箫月茫然地看着她，突然一拍桌子大叫，“徐明！徐明！怎么漏了他了！这人太逗了，我还记得当年他捧着束雏菊直不棱登往楼上闯，被舍监揪着

衣领往下赶，嘴里还嚷嚷着说晨曦你人淡如菊……差点没把我们乐死。”“你们太不厚道，人家有先天性血液病，能撑到上大学是奇迹。”“话说，他现在还活着吗？”“前几年听说他状态还不错，后来出国就没消息了。”箫月夹起一筷子鱼香肉丝塞进嘴里，含含糊糊地说：“各奔各的前程，谁还管得了谁，想当年沈宁南那么爱你，现在还不是要和杜师姐结婚了。”晨曦兀然抬起了头，心狠狠一抽，他……都要结婚了？

Chapter 3 属于别人的彩虹（6）

新肉长得格外慢，换完三次药创面还是未愈合，晨曦受不了这一趟一趟地跑，问："能不能开完药，自己回家换？"医生看了她一眼问："你会吗？"晨曦说可以让社区医院的医生来。看看打出来的缴费单，晨曦直头疼，想这医院的医生心太黑，净给她开进口药，这几行字就要她五百多块，真是一袋豆浆引发的惨案。她掂量再三对缴费窗口里的人说："这药估计用不完那么多，给我减半吧。"工作人员话语冷冰冰，"这药的用量都是医生计算好了的，你随便减半，好不了可别找医院。"人争一口气，佛争一炷香，一听这话纵使她这么好的脾气也来了气，斩钉截铁地说："肯定用不完这么多！给我减！"回到家她只有一个念头，她需要赶紧找工作。其实辞职的第二天她就开始找工作，每天她都要从楼下的报刊亭里买几份报纸，挑出招聘版一条信息一条信息地仔细看着。也曾发出过几份简历和求职邮件，但一直没有得到回音，她也知道找工作的事急不来，运气很重要，但她还是急，开销不大，但毕竟是家里的经济支柱，坐吃山空，总不是长久之计。偶然注意到报纸一个角落里刊登的一则信息，银翼，国内三大航空集团之一银夏航空旗下的专属飞机杂志，在招编辑。晨曦按下报纸想了半天，给他们投了网上简历，哪想他们的办事效率如此之快，没过两小时就有人通知她明天参加面试。第二天她照着报纸上的地址找到杂志社所在的银夏大厦6层，还没轮到她，她就竖着耳朵听前面几个女生的对话，不听还好，一听心先凉了一半，她们均是名校毕业，甚至还有海归的。晨曦暗暗思忖，一个杂志社的小小编辑竟然吸引了这么多高学历的人趋之若鹜，看来她只能是陪太子读书了，要知道总共才招俩人。其他人都在旁边彼此交流，只有她像棵豆芽菜一样呆坐在椅子上，怀中抱着自己的简历，热伤风，头晕眼花，状态不好，现实又如此严峻，她根本不抱希望，只是大老远地来了，起码得见见面试官再走。"怎么是你？"从一道门走出来，郭远突然看见坐在椅子上的贺晨

曦，便停住了脚步疑惑地看她。她也万分惊讶，还没来得及说话，他已经走到她跟前，伸手抽出她抱在胸前的简历，“面试？应聘哪个职位？”翻开第一页，看到照片栏贴着的照片，他突然笑了起来，“干吗耷拉着脸，这表情跟谁欠了你五百万似的。”晨曦急着要抢回，他却躲开，继续翻看她的个人经历，边看边说：“你上了C大？还行嘛，我还以为以你的成绩根本考不上大学，小时候你可真是笨到家了，1+2=3知道，掉个个儿，2+1等于几又不知道，笨到这种程度。你不知道每天看着你我都发愁，想贺晨曦这么笨，能长大吗？长大了会是个什么样？”

Chapter 3 属于别人的彩虹（7）

晨曦冷笑道：“让你费心了，你可为我想得真多啊。”郭远瞥了她一眼，抖了抖手中的纸张说：“这么平淡的一份简历怎么能吸引人注意？要是我，就不会让你进入面试阶段，看来你运气不错。”晨曦夺回了简历，“我也很遗憾，如果是你，我也不必大老远顶着太阳白跑一趟。”说完她转身要走，郭远一把抓住了他的手臂，晨曦惊叫一声，“放手，你放手，疼……”郭远吓了一跳，手掌从她手臂滑到了手腕，顺势将长袖往上撸起，袖口的宽度只够到手腕上几厘米的地方，但还是露出了一截白色纱布，他将她的手腕拉起，要解她的袖扣，皱着眉问：“手怎么了？摔了？去医院了吗？”晨曦一把将他推开，忍不住要说出来，“你别装作这么关心我的样子，不觉得虚伪吗？”郭远一听就愣了，半晌没说出话来，看着她漠然的表情，冷笑道：“我再虚伪也没你虚伪，明明是在乎，偏装作漠不关心。”“谁在乎？谁装作漠不关心？你别想得太多。”郭远有些急了，突见身后很多双眼睛都在注视着他，一咬牙便拉着她踉踉跄跄地往走廊深处走，愤愤不平地说：“你这人究竟怎么回事？我关心你还关心出错来了？你的良心哪儿去了？”“我受不起你的关心。”晨曦别开了头，他的关心该给一个徒增雀斑却无伤大雅的美人，而不是给一个只隔一步之遥他都无法察觉的平庸之辈。漫长的岁月里，她早就习惯了自己关心自己，她不需要别人的关心。郭远的脸垮了下来，缓缓松开了手，不住地点头，“受不起我的关心，真好。你还是习惯我对你凶对你吼，习惯我整你害你。那我就如你所愿，你拭目以待，等着看我怎么给你使坏！”贺晨曦扶着墙壁回到位置上坐下，只觉得头重脚轻，晕头转向。等了一会儿，终于听见叫她的名字，无论如何，但求尽力。她重新抖擞了精神，走进面试房间，兀然看见郭远赫然坐在四大面试官之列，那嘴角一撇阴阴的笑很扎眼。她把着门愣了半天，直到有人咳了一声，她才醒悟过来，突然很想笑，眼前出现了一幅画面，她瞬间变成砧板上的嗷嗷待宰的猪，

郭远举着刀霍向着她来了。深吸一口气，头更晕，既来之则安之，他还能干吗，冷嘲热讽已不是新鲜招数。但意外的是，郭远全程一句话也没说，她倒是有些后悔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了。临了，就在晨曦以为自己可以蒙混过关的时候，其余三个人的人目光集中在了郭远身上，他嘴角缓缓勾起，嘴唇微张，一段行云流水般的英文突然飘了出来，她当场傻掉，无心去欣赏他好听的嗓音和说英式英语时的优雅，她只知道自己没听懂，一个字都没听懂，那一串文字就像行雷从耳边匆匆滚过去，什么都没有留下。他是知道她的软肋的。

Chapter 3 属于别人的彩虹（8）

“Need I repeat it?”面色越来越苍白，身子一阵冷一阵热，沉默在房间里流转蔓延。郭远脸上幸灾乐祸的戏谑渐渐褪去，他看了看室内冷气的温度，轻咳了一声说：“是房间温度太高了么？贺小姐怎么出汗了，还是……太紧张了？”外界的声音越来越遥远，远到只剩下嗡嗡的振鸣，晨曦努力稳住不由自主摇晃的身子，眼前的他也渐渐从鲜活变成了发黄的相片，最后竟是耀眼，全是黄黄绿绿的斑驳，刺得她眼球都疼。一阵天旋地转，她趴在了胡桃木的桌子上沉沉呼吸，依稀感觉有人抬起她酥软如面条的头，焦急的呼喊也像是溺在了水里听岸上的声音一般遥远而空蒙。意识再恢复过来的时候，她是躺在软软的沙发上，鼻子边还萦绕着淡淡的烟味。抚着沉沉的脑袋坐了起来，口干舌燥，发了半天的呆，一只杯子递到了眼前，她抬头看见那张脸，方才想起自己身在何方。她迟迟没有接过那只杯子，他也迟迟没有收回手，僵持了一会儿，晨曦还是伸出手接了过来，说了声谢谢。闻此言郭远微怔，嘴巴几张几闭，最后还是憋下闷气，说了声“不客气”。突然客气起来，两个人都别扭。发觉腿上多了些什么，一看却是他的外套，晨曦执起来递还给他，却发现自己缠着纱布的手臂袖口松开了，她不动声色地将它扣好。郭远拉了张椅子坐在她对面，声音低缓，“问题回答不上来就算了，还生生把自己逼晕了，你这是何苦。”晨曦没有力气再和他斗嘴，将头埋进了水杯，确实，在面试场上给急晕了也算是旷古烁今了。可能是天生和英语犯克，一遇上英语准没好事。大学她学的是中文，以为彻底摆脱了枷锁，英语课的宝贵时间几乎都贡献给了她的大部头，但这任性的下场便是四级三次才过，差点就耽误了毕业。最后一次四级考试整个宿舍只有她一人参加，出成绩那天她既不敢自己查成绩，也不准别人帮她查，想着这次再不过学位证可拿不到了，没有学位证四年也算是白上了。她随口问了问舍友学校最高的楼有几层，吓得舍友一整天连上厕所都跟着她寸步不离，最后实在受

不了，一个人偷偷帮她查了，这才松了口气，拍着肩说：“赶紧请吃饭给我们压惊！”她高兴得差点蹦天花板上，问：“我几分啊？”舍友说：“你还真准，一分不多一分不少，恰好60。”她对语言是完全没有天赋，而眼前这个人天赋却是极佳，羡慕不来，只好笨鸟先飞，每天早晨她都要早早爬起来站院子里朗读，常常是读着读着就听见他在屋子里踢床板，大吼：“你就饶了我吧贺晨曦，你念的那叫什么玩意儿！”

Chapter 3 属于别人的彩虹（9）

可那时，说归说，他总会不遗余力地帮她。现在……看着她苍白的脸，虽说不是成心致此，心里还是有些内疚，他叹了口气说："你别误会我是故意使坏，我就是说说而已，把你急晕了我又不多长二两肉，有什么不满你找你们社长，是她说要考口语，每个人都如此，并不单单针对你。"见她依旧不说话，他小心翼翼地示好："我知道你英文不好，我已经把话说得浅显，你没听出来我的语速很慢？一点长进都没有。我还记得原来我叮嘱过你该如何学英语这门课，背书背单词见到什么背什么，直到背出你的语感来，你都给当作耳边风了吧？"晨曦浅浅一笑道："照做了，但是收效甚微，可能那方法只适合你，不适合我。"见她笑了，郭远便来了劲，就知道她不会记仇，他攥着拳说："你损我呢？那种方法只适合笨蛋，你知道我从来都不需要学习方法。""其实我就是听力口语差点，笔试还不错，高考我英语考得挺好，本来我想自我挑战一下报英语系，结果太火了没录取上，调配到中文系了，也算歪打正着，如果去了英语系说不定都毕不了业……"见她不再讲下去，郭远扬了扬眉道："我在听。""该你说了。"她倒很想知道离开后他都做了些什么了不起的事。这个"了不起"不加双引号。郭远平淡地说："其实也没什么好说的，大学在剑桥学空间物理，毕业后报考了空军，后来退役后去了英国航空，现在到了银夏。这是我30岁的人生。完了。""好厉害。"晨曦情不自禁抬起手想拍掌，忽见他眼里尖锐的鄙夷，又讪讪地放了下去。而郭远却被那一刹那的她迷惑，依稀里仿佛又见到了12年前的贺晨曦。每天从醒来到又睡去，耳边总也少不了她聒噪的声音，想说的想做的总是不假思索地付诸实施，偏偏说出的话又丝毫没有逻辑，一句话颠三倒四跟唐僧念咒似的说得絮絮叨叨，他是既听不懂又搞不明白，后来他只要听到一半还归纳不出她的中心思想，就会立即将她轰走。只是耳根清净了几天，他又不习惯了，又要凶巴巴地去找她说："听说你考试又不及格了！不懂得问，

你的明白？”而现在的她整个人不一样了，眼珠子滴溜溜地转，似乎有什么话想要说，却又不敢说。她在怕什么？他读不懂她眼神里的讯息。一旦静下来谁都不讲话，气氛就平生出尴尬来。她出神地看着他交叉的手指，透明干净的指甲盖，乳白色的半月弧形，顺着手往上移，看见那样一张脸，记得张爱玲曾经形容过这样一张脸，说它像写得很好看的第一章，让人忍不住想看下去。事实上她已经将这本书看了三分之一，时隔12年当这本书重新回到手里，却发现书本上还有别人手心的余温，发觉自己已无力去翻开新的章节，害怕下一节答案就要揭晓，她宁愿选择逃避一时，是一时。

Chapter 3 属于别人的彩虹（10）

看看时间不早了，她起身告辞，郭远微微欠了欠身子说：“我这边走不开，你打算怎么走？”“公交车。”郭远拧起了眉，“别坐那个，打车吧。一会儿晕了，你遇不上我这么好心的人抬你。”晨曦摇头，“我感觉好多了，不会晕了，退一万步，晕了也会有人给我让座。”郭远哼笑道：“你以为人人都跟你一样傻？”“你别小看我们社会主义人民的觉悟。”他拂了拂手说：“别废话了，叫你打车就打车，没钱我给你。”说着他就要掏钱包，晨曦见状急忙抛下一句“我有钱”，便蹿出了门去。这个人，还说她，其实自己又何尝有长进。他少爷病最盛的时期，踢完球坐在院里纳凉，渴了懒得回家倒水，就冲她喊：“贺晨曦，帮我倒杯水去。”他倒也奖罚分明，不白使唤人，一扎零钱塞你手里说：“拿去花。”搁现在谁敢在她面前摆出这副大爷做派，她可能会把钱换成钢蹦儿砸他脸上，但那时候她却高兴得不得了，收了钱，无论他指示她做什么她都照做，直到后来妈妈翻出她的大铁盒看见里面一堆一块五角的毛票子后，把她按在墙上打屁股，她才抽泣着抱着盒子把钱都还给了他。他疑惑地翻点着钱说：“你一分都没花啊？那你干吗收得那么开心？”最后他得到结论：贺晨曦是个傻子。虽然这个结论已经被他无数次印证过。贺晨曦好不容易挤上了车，站在拥挤的车厢里，身上每个毛孔都在冒汗，湿黏得难受，身子还是感觉有些虚脱，拉着吊环她微眯起眼开始自我催眠，幻想自己是一株海藻，在深蓝的海底随着清凉海水轻轻摇摆，大部分时间头顶上有丝丝缕缕的阳光透射，除非是有船经过，会有短暂的黑暗。一睁眼，进隧道了，车厢有片刻的安静，手机却在这时响起，接起来的时候车子正好驶出隧道，耳边的声音就像春草复苏一般。这些天她生怕错过任何一个电话，生怕是与工作有关的。她把手机紧紧地贴在耳朵上，手掌拢在嘴边问是哪一位。对方说了什么她听不清，不禁提高了音量说：“车上很吵，你大声点行吗？”她终于听清，对方几乎是在咆哮，“没见过像你这么别扭的人，

我希望你晕在车上才好！”电话咔嚓一声挂断，晨曦被吼得有些傻，一个刹车让她缓过来，她将手机往包里一塞，强打起精神来，怎么也不想如他所愿。下了车朝家走，掏出了手机，一看不禁吓了一跳，竟有十七八通未接来电，按开一看，全是他。正想着电话又响了起来，她本想掐断，但最后还是接了起来，没等他说话她便语调欢快地说：“我已经下车了，没晕在车上，你是不是很失望？”

Chapter 3 属于别人的彩虹（11）

电话那端沉默着，她听见他似有似无地唔了一声，电话便断了。阳光太刺眼，是她承受不了的明媚，她深深吸了几口气，一路踹着石子慢慢地走，心里越发空洞，越发觉得自己没意思起来。不明白为什么对着他，她就变成了个刺猬，明明知道他是好意。回到家她感觉又糟糕起来，咽了片感冒药躺在沙发上就睡了过去，直至一个电话将她叫醒。迷迷糊糊看着房间一片漆黑，只有茶几上的手机微弱的亮光在闪，她嘶哑着嗓子才喂了一声，那边的喧杂就一股脑倾倒进耳里，“老同学，你的声音怎么要死不活的？我宁静啊，前几天刚从加拿大回来，想着找以前的同班同学聚聚，能通知的我都通知了，就差你了，赶紧来吧。乐福会二楼天逸轩。”未等她说上半句，那边咔哒一声挂了电话。搞什么名堂。晨曦丢掉手机昏沉沉地继续躺着，没过5分钟，电话又来了，哇啦哇啦地问：“老同学你还没到啊？赶紧啊！”咔哒一声又挂了电话。晨曦坐了起来，想着宁静这疯丫头果真是十年如一日的疯癫，亏了她这么好一个名字。她回拨给她，抢在她开口之前说，“你回来我很高兴，改天我单独请你，但今天，你也听出来了，我感冒了……”“感冒不是借口，哪找这门难得的机会见着这么多老同学，晨曦你别这么不合群，来！赶紧的！”电话又断了，贺晨曦急出了一身汗，感觉倒轻松了几分，无奈地扒了扒头发就出了门。等车的当口，宁静的追魂令又来了，“你属蜗牛的啊，我们都high完一轮了！你原地立正！找个帅哥接你去！”电话再次挂断，晨曦已经快被她折腾疯了，想着也容我将地址说完啊！果不其然，没过五秒电话又响了，但这次说话的不是宁静，而是一个男人，他温柔地问：“你在哪呢？我来接你吧？”晨曦客气了一番，将地址说出，那温柔的声音又说：“你等着我，十分钟后到。”晨曦问了他的车牌号，那人却不答，神秘一笑说：“你会认得我。”晨曦想着一定是哪位男同学在故弄玄虚。等了七八分钟，一辆切诺基停在了面前，车窗摇下来探出一个脑袋冲她笑。晨曦

茫然了，她的同学里何时会有他——秦俊杰？她疑惑地走上前去，“怎么会是你？你留过级？”秦俊杰一拍她脑袋说：“别给我造谣，我向来品学兼优，快上来。”爬上座椅晨曦还是满腹狐疑，秦俊杰笑笑说：“你们班宁疯子的老公是以前我们班的班长，这次回国省亲把大伙都给招来了。”“你专程从上海回来参加同学会？”“你真当我是神经病？我是来给祖母过百岁大寿的。前几天想着找你吃饭来着，一直也没腾出空来。今晚倒是个好机会，很多同学，热闹得很。”可他竟没跟她说，郭远在，曹远樱也在，不然她一定不会来。走进包厢一眼便瞥见郭远大大咧咧的半躺在猩红色的双人沙发里，一只手正揽着身边性感尤物盈盈可握的纤腰。多好，郎才女貌的一对璧人。贺晨曦打心里发出了冷笑。

Chapter 3 属于别人的彩虹（12）

宁静冲上来热情地搂住她问结婚了没？有男朋友了没？听说她两大皆空，她马上向她推荐了在场的许多单身贵族，晨曦环顾了一圈笑笑说："麻烦都给我留个联系方式吧。"郭远揽着曹远樱的手松开了，搭在沙发椅背上，含着一支烟看着她和几个男人头碰头拿着手机捏来捏去。曹远樱搡了搡他笑道："你也给她留个联系方式嘛。"郭远撇嘴一笑，捏住了她的鼻子道："我只想留你的联系方式。"秦俊杰在贺晨曦身边坐下，晨曦主动挨近了他，低声说："一会儿我想先走，你愿意的话，我请你吃饭。"他受宠若惊地点了点头，连连说好，插了片西瓜递给她，晨曦甜甜一笑说，谢谢。"郭大人，这些年远樱可是眼巴巴地等着你呢，你可别让她失望，回来了就别回去了，别再干掉着我们曹美女的胃口。"曹远樱白了好友一眼说："去你的，谁眼巴巴地等他了？没他我不知有多风流快活。"她的话引得一片暧昧的笑声，而郭远照旧和往常一样，对这样的绯闻，只耸了耸肩，不置可否。很多时候，她有多希望他能旗帜鲜明地站出来否定这样的传闻，他根本不知道他清者自清的态度，寒了她的心多少次。也不会有人知道此刻她的心里在想些什么，她只是在一遍遍地问着，除了自己，还能奢望谁来善待她？她怎么可以对自己这样残忍？她的付出和等待呢？难道只能像割了舌头的小人鱼一样，就这么看着一对虚伪的男女成双成对，自己的努力却白白化成了泡影？秦俊杰看这一幕笑得有些意味深长，故意贴近了贺晨曦问，"郭远这家伙在搞什么名堂？你们怎么像陌生人？"晨曦迎上他的眼，"不如你去帮我问问他？""我不问。正好，他不要你，我要。"晨曦怒嗔地白了他一眼，秦俊杰只顾嘿嘿地笑了。郭远忍了又忍，可他们就这么在他眼皮子底下眉来眼去，对他视若无睹。他霍地站起来指了指秦俊杰说："出来。"说完未作停留走出了门去。秦俊杰对着晨曦笑了笑，站了起来。他自然是知道他要对他说什么。很久以前他们"恳谈"过一次，那一次郭远郑重地要求他离贺晨曦

远点，不准和她说话，也不准对她笑。他很无奈地问他：“我就不能有和你公平竞争的机会？”当时他说了一句话，至今也忘不了。他说：“这个世界只有我一个人可以欺负她捉弄她玩弄她，也只有我一个人能爱他。”这份霸气让他当即打了退堂鼓。而这么多年过去，他不清楚他是否还有这份霸气和坚持。他刚走出门，一双手揪住了他的襟口扯着他往走廊尽处走，他挣开他的手说：“有话就好好说，多大个人了。”“我想你忘了我跟你说过的话，也忘了你答应过我的话。”

Chapter 3 属于别人的彩虹（13）

“我确实是忘了，十几年了，那早就过了保质期。”“那我就再跟你说一遍，离她远点！”秦俊杰啧着嘴睥睨着他说：“瞧瞧你今晚和曹远樱那一副奸夫淫妇样，你有什么资格来要求我？”“我去你妈的！”“不好意思，一会儿我和她单独出去吃饭，是她主动邀请我，我不好驳她的面子。”“秦俊杰！这世界上哪个女人不比她强，你为什么非跟我凑着热闹？！”“你这样看不起她，何必要在意她的一举一动。”“那是我的事，你不需要过问。”秦俊杰无奈地笑了，“我的郭大人，我真不知道你是怎么当上飞行员的，我要是乘客就不敢坐你的飞机，因为你的情商是负数。或者你是一碰上她就不懂说人话了。我问问你，你是不是打算和曹远樱在一起？”“你疯了吗？”“但在座的每一位都认为你们是一对，你让她怎么想？再傻的人也懂得保护自己，你却抓不住事情的主次，反而来警告我，我又怎么会是你们之间的障碍。”郭远沉沉叹气，“你不知道她对我的态度。”“那也一定是你的错。”郭远低头一阵苦笑，“这样千辛万苦回来找她，怎么一转眼全成了我的错？”“这话别跟我说，跟她说去。看，你又放不下你高傲的自尊。如果你信任我，我一会儿带她走，帮你探探她的心思。”郭远猛地抬起了头，目光霎时变冷，“不好意思，我不信任你，或者说，我不信任她。”“怕她会爱上我？我的郭大人，你什么时候变得如此不自信了？”他拍了拍他的肩，走进了房间。晨曦想问他们都说了什么，但矜持让她忍住了。秦俊杰揽住了她的肩笑道：“想不想知道郭远都跟我说了些什么？”晨曦不自在地挺了挺身子，“你们在一起还能说什么？不就是交流这些年间各自的风流韵事。”秦俊杰刚想说些什么，几个人吼歌的声音将他们的声音淹没，他凑在她耳边说：“你不说请我吃饭吗？跟我走。”他站起来拉着她走出去，郭远正进来，一把把住了他的肩，眼神紧迫地盯着他，后来不知秦俊杰用眼睛传递给他什么信息，他最终是松开了手，目送

他们远去。他开着他的大切诺基，倾过身子问她想吃些什么，晨曦说：“你送我到我家附近，那里有家云南过桥米线味道不错。”

Chapter 3 属于别人的彩虹（14）

开着冷气吃热气腾腾的米线，感觉是比较惬意的。看他挑着米线高高举起筷子，想把剪不断理还乱的米线往碗里放，她忍不住告诉他，“你让米线搭在锅边，让它往碗里滑，会比较不费劲。”秦俊杰试了一下，发觉果然好使，呵呵地笑着说吃个饭还吃出技术含量来了。晨曦将纸围脖挂在了脖子上，秦俊杰有样学样，也把围脖套进了脖子，晨曦看着他的样子扑哧一声笑了起来，秦俊杰讪讪地说：“不好看？那我摘了。”晨曦急忙阻止，说这里没人在乎你好不好看，别把你这身好衣服溅脏了。席间秦俊杰一直在吃米线和鱼丸，晨曦却一直在喝汤，灌了个水饱。秦俊杰一边窸窸窣窣地吃着，一边对她说，“我以前我真喜欢过你，可能更多的是好奇心驱使，因为郭远说你让他认命了，你能让我们伟大的郭大人都认命了，你比他还伟大。”晨曦递到唇边的勺子停了下来，碰着唇边。“他太委屈自己了。”她淡淡地说。“这人性格有缺陷，明明是极在意的，偏做出极不情愿的姿态。你跟他斗气，他会比你还来劲，那就没完没了了。今晚谁也没想起你来，是他提了一句，宁静这才打了电话给你。”“他不就是想让我看见他和曹远樱有多么亲密吗？如果你早跟我说，我压根就不会去，我凭什么要满足他这样的恶趣味？”“是有点幼稚，但他的出发点还是好的，想让你吃醋。”“你是他授权来的吧？你可以回去转告他，我一点都不吃醋，气死他。”“好，我一定代为转告。但，他有心脏病你知不知道？说不定真就气死了也不一定。”汤匙哐当一声掉进碗里，她的脸也刷地白了下来，“你，你说什么？心脏病？！这怎么可能，我……我不知道……他一直不是好好的吗，怎么会……怎么会呢……”秦俊杰不动声色地看着她慌乱成一团，眼里含着点点泪花，他想他能给郭远一个让他满意的交代。只是看着她这样悲伤，又觉得有些过分，便嘿嘿一笑说：“你还真信了？他壮得像牛，像会得心脏病的人么？”晨曦却含着泪摇头，“他不壮，他瘦，他明明很瘦，原来他没有这么瘦……”看着她那般认

真的模样，秦俊杰再也笑不下去，一抹浓重的失落感袭上心头，茫茫人海，他何处去找一个将他的瘦看在眼里的女人？他何处去寻觅也能将他等上12年的人？开车回去的路上给郭远打了电话，听着那边长舒了一口气，明明是感动，却又嘴硬着说傻子。他突然有些明白了，他找不到那样的女人，只因为他也不会是那个离开了12年还能再度原路返回的男人。

Chapter 3 属于别人的彩虹（15）

贺晨曦以为杂志社的工作肯定没戏了，结果第二天她收到了杂志社人事部的电话，让她第二天早上八点半入职。挂了电话，心里五味杂陈，有喜悦，有疑惑，有茫然。她当然明白自己不是最合适的人选，能被录取只能是因为她又被“特殊照顾”了。面试那天四个人中有一位女士，第二天去报道才知道那就是杂志社的社长。她局促地坐在沙发上看社长，但社长还没得空理会她，接了个电话就埋头写字，似乎忘了有这么个人。她还在走神的时候，社长头也没抬就问：“怎么从晚报辞职了？挺好的工作。”她被噎得说不出话来，一句话就点中了她的死穴，怎么说，说自己因为弦绷得不够紧，犯了政治错误？她疑心这一笔会不会已经写入档案中成为她的历史污点了。好在社长没多做纠缠，很快地掠过了这个问题，接着问：“你知道不知道郭远是我侄儿？”又被噎到了，这个社长是属干馒头的吧？晨曦脑门都冒汗，连连摇头说不知道。社长终于搁下了笔，脸上浮出笑容来，“你小时候住新华街烛光里的时候，还吃过我的糖呢。”“啊！真的？”晨曦惊呼，“可我怎么不记得了？”“你当然不记得了，那时你才那么大点儿。”社长伸出手掌和地面平行，比出了个不到一米的高度，“我给你糖，那臭小子明明不爱吃糖也过来抢，说都是他的，霸道得很。我又抓了一把给你，让你赶紧跑，你这小丫头跑得可快了。”晨曦傻傻地笑。社长哎了一声，从抽屉里小心翼翼地搬出个什么东西摆在了案头上，啧啧称叹道：“来欣赏一下我的玉雕屏风，看看什么叫极品白玉。”晨曦一愣，瞪大了眼睛走过去，趴在桌案上看着那件精美的屏风，心里直犯嘀咕，这好像是在机场被她弄坏了好几处的嫦娥奔月，现在这么一看倒像是完好无缺，她再凑近了点，眼尖地发现了一处地方的细纹，像是……用什么东西黏合上了。“完美！昨天小远给我送来的时候，我第一眼就看出了这是件没有瑕疵的宝贝，给你饱饱眼福，今晚我得拿回家锁保险柜里。”“社长，这值钱吗？”社长一脸震惊地看她，“光买这

块子料就花了郭远父亲一千多万，一块料就雕出了三件东西，你说值钱吗？”“一千多万……泰铢？”“泰铢！”社长一手将她轰走，“你这丫头捣什么乱，跟不识货的人讲玉真是生气！”晨曦走到门口，不放心又朝屋里看了一眼，社长依旧陶醉于美玉的鬼斧神工中不能自拔。其实事后她仔细想过，若真把那么贵重的东西弄坏了，他哪能那么神态自若，只觉得又被郭远那个浑蛋给整了。而社长如获至宝的模样，让她觉得这东西肯定价格不菲。不过不管是什么，过期就作废，她可不能揽这责任。

Chapter 3 属于别人的彩虹（16）

最后录取的两人，除了贺晨曦外，还有一个刚毕业的小女孩叫宋希延。她个性活泼，编辑室因为她的到来，气氛活跃了很多，她嘴极甜，第一天见到她就晨曦姐晨曦姐地叫个没完，让人听得心里无比舒服。这些天恰逢银夏五十周年庆将至，社里异常地忙乱，可能是看她是新人抑或是好说话，谁有事都叫她来帮一下，递个文件做张报表，忙来忙去发觉自己该做的事都没做。同样是新人，希延却是悠游自在地坐在位置上听歌，摇头晃脑的，中午吃饭时跟她讲出了自己的疑问，希延笑道："人善被人欺，马善被人骑，看看你的装束，典型小媳妇儿，被恶婆婆整了也不敢吭声的那种，不使唤你使唤谁？再看看我。"她跳了起来，张开手臂转了一圈，改良版的鹅黄色小旗袍，底下还穿着牛仔五分裤，帆布鞋，头发随意地挽起来，零零碎碎的几缕长长的发垂落肩头，手腕上叮叮当当地戴了一堆手镯。希延坐回位置上说："那些人不敢招惹我们这些穿奇装异服的，你改天去穿个鼻环，看她还敢叫你帮她干活不？"晨曦无奈，"算了吧，你还有穿奇装异服的资本，我这样不成老妖怪了。"希延吐了吐舌头，"你都老妖怪，那那些人不成了黑山老妖了？"晨曦对她竖起食指敲了敲嘴唇，希延压低了声音神神秘秘地说："晨曦姐，你知道那天面试我们口语的那位帅哥的来历吗？今天我缠着社长问了半天，她才告诉我那人是银夏的机长，是她临时叫来考口语的。那天那一通英式英语差点把我给整懵了，最后我沉着应战，终于赢得了他赞许的目光，帅呆了。如果他答应做我男朋友，我情愿少活半年！""才半年啊。""半年还不够吗？半年已经很多了！对于女人来说。"她只愿意付出半年，而这半年对于晨曦来讲，真的是太少太少了。"晨曦姐，你不想认识他吗？"晨曦慢慢地嚼一口饭，咽下去后说："随缘吧。"整理完资料，扭开台灯，天色已是一点点暗下来，看着桌上一直忘了吃的盒饭，贺晨曦这才顿觉饥肠辘辘。准备上个厕所回来吃饭，走出走廊才发现这一层楼只有这间屋子

还亮着灯，安静得瘆人。她穿着软底鞋，踩在花岗岩的地板上无声无息，只有裤腿摩擦的刷刷声，仿佛各种形状的怪物都从思想里奔逃而出，潜伏在各个角落里等候着她。不禁联想起十三楼有过闹鬼的传言，电梯间夜半歌声，厕所里绣花拖鞋云云，还想起大学时候，露营时男同学声形并茂地讲“我的手呢……在这里”。打了个寒战，鸡皮栋立，她使劲撸了撸手臂，自我安慰“这是六楼，好歹也是个吉利的楼层”。只是从洗手间出来，还是出了点冷汗，直到看见办公室玻璃门透出橘红色暖暖的光，心才稍稍归位。

Chapter 3 属于别人的彩虹（17）

回到位置端起杯子啜了一口水含在嘴里，扬起头正瞧见一双漆黑的眼睛掩在黑暗中目不转睛地盯着自己，她一口水喷了出去，尖叫一声夺路而逃。花盆绊了脚，还差点压倒了滴水观音，水杯骨碌骨碌地顺着地板滚了出去。身后砰一声巨响，座位的隔断板被狠狠一拍，“该死的！你他妈……这是干什么？”晨曦抱着滴水观音愕然回头，那穿着卡其色上衣，一脸愠色擦着脸上的水的男人，不是郭远还会是谁？心里的气不打一处而来，她整了整衣冠，怒气冲冲地说：“你这人是有病吧！一声不吭站那儿吓人！”“我这么大个人栋这儿，你自己眼瞎瞧不见，怪我？”郭远掸了掸身上的水，白了她一眼，走开几步把她的水杯捡了回来顿在桌子上，“这年头好人真是不能做了，你们社长说你一个女孩晚上加班遇见鬼会害怕，我才勉为其难来看看。亏得这不是黑狗血，否则还真给你打回原形了！”晨曦瞪了他一眼说：“你的原形是什么？色鬼？色狼？还是色魔啊？”她边说边把桌上的水拂掉，手上沾了一些水，就顽皮地往他脸上弹，郭远一把抓住她的手腕，晨曦大声抗议，“你干吗！”郭远眯着眼笑得很坏，“胆子倒是比以前大，不过，脾气也越来越大。”他拉起她的手肘在鼻梁上磨了磨，唔一声说，“都多大了，怎么还是乳臭未干这阵味儿，知不知道这种味道很惹事？”晨曦猛地抽回手，放在鼻底嗅了嗅，“哪有什么味道？难道是我刚刚上厕所忘了洗手？”看着他脸上愠愠的表情，晨曦心里偷偷乐着。一道月华拨开乌云直直照射了进来，晃着郭远的眼，他遮住了眼挺直了身子看向窗外，一轮七分月不知何时悄悄地爬上了窗舷。晨曦走到窗边，眯着眼看这又大又亮的月亮，突然想起许美静的一首歌，月圆月弯得漂亮，就留待一双一对欣赏。她瞟了郭远一眼，抱起了手臂，“今天是什么日子，月亮会这么大？是不是今天月球距离地球近？你不是学空间物理的吗？普及一下科普知识吧。”郭远站在了她身后，眯着眼看了一会儿，仿佛真在研究，“可能是与月亮的斜射角度有关，纬度高的地

方，月亮斜射程度也高，大气弧面弧度大，形成的透镜面凸，你觉得月亮大，其实都是视觉上的误会，况且这月亮真的不算大，我见过更大的，仿佛整个人都被框进去似的。”晨曦晃着脑袋点头，“我早就听说外国的月亮是格外地圆，格外地大。”“你想说什么？”郭远突然双手撑在了窗台上，不动声色地将她禁锢在了臂弯之中。晨曦毫无察觉，伸出了拇指，闭上一个眼睛对准了月亮，“小时候我看过一本薄薄的小人书，叫‘住公主的月亮’，特别有意思，对咯，还是从你书架上翻出来的。”“哦？”他等了一会儿，以为她会讲下去，但等了半天不见有下文，便在她耳边吹气，“你倒是讲啊。”晨曦敏感地一缩脖子，突然意识到他离得那么近，有些心慌起来，蹲下身子想从他的手臂底下钻出去，哪知他却一把箍住了她，“你属土拨鼠的？老实待着，给我讲故事。”

Chapter 3 属于别人的彩虹（18）

晨曦没好气地说：“你以为你是山努亚国王？”郭远一头雾水，“你怎么净说些我听不懂的话？谁是山努亚国王？”“看，你知道月亮为什么那么大，却不知道山努亚国王。就是那个不给他讲故事就要杀人的国王，结果诞生了《一千零一夜》。”“我没逼你，我就是想听。”“可这是个极具童真的故事，你这种人哪能接受得了？”“我哪种人？我就不能有童真？”看着他有些孩子气的模样，晨曦浅笑道：“那好吧，你先放开手，我再讲。”郭远顺从地松开了禁锢她的手，她便清了清嗓子开始讲故事：“说的是一个小公主病了，群医们束手无策。小公主说她要得到天上的月亮，病就会不药而愈，国王一听，马上召集了全国的智士出谋划策，他的首席权谋大臣说他可以弄到象牙、蓝色小狗、金子做成的昆虫，还能找到巨人和侏儒，就是弄不来月亮。国王让他滚蛋，马上又招来了数学家，数学家说月亮和整个王国一样大，是用巨钉钉在天上的，距离皇宫十万八千里，他无能为力。其他人更是说得五花八门，有说月亮是石棉做的，绿奶油做的，冰淇淋做的，最后叫来了小丑，小丑没有发表自己的意见，而是去问小公主。小公主躺在床上，有气无力地说：‘月亮比我手指甲小一点，因为我伸出手指放在眼睛前便挡住了月亮。月亮和树差不多高，因为我常见到月亮停在窗外的树杈上。’小丑又问月亮是由什么做成的，公主说：‘大概是金子。’小丑连忙让工匠用金子打造了一个指甲盖大小的小月亮送给了公主，小公主欢天喜地，病马上就好了。”郭远挑起眉问：“完了？”“还有，到了晚上国王又发愁了，等晚上月亮一出来，小公主就会知道自己的月亮是假的，于是又请了群臣参谋，他们有提议给小公主戴墨镜的，有提议放鞭炮放烟花的，但最后还是由小丑出马去问公主，为什么天上还有一个月亮。公主笑了，说：‘你真傻，这有什么奇怪。我掉了一颗牙齿之后便又长出来一颗新牙齿。采掉一朵花后又会长出新的一朵花。白天过后是黑夜，黑夜过后又是白天。月亮也是这样，什么

事都是这样。’”郭远听完半晌没说话，很是不可思议，“你记性怎么能这么好？”“有趣的东西就能记得久点。”“那我有趣吗？”“你？”晨曦扭头，看见黑压压的脑袋朝她倾了下来，急忙向旁边闪，反而被逼入了角落里，下意识地护住了胸说，“你要干吗？”郭远轻抚她柔软的面颊笑得神秘，“我觉得我血液有些沸腾，不知道是不是要月圆变狼人了？”晨曦背部紧贴在墙上，嚅嗫着唇说：“这不还没圆吗？变一半好吓人的……”

Chapter 3 属于别人的彩虹（19）

“怎么没圆，早就圆了。”嘴轻轻封堵住她的唇，温柔地辗转，不再像上次那般急迫，就像此刻窗外的弯月，身上青草和空气混合的气味，恍惚是月光下有蛐蛐鸣叫萤虫飞舞的草地。月亮钻进了云层，房间瞬间暗下来，他温柔的吻几乎将她绕进了棉花堆里，若不是他牢牢地顶着她，她身子几乎软得要滑到地上，直到他结束深吻，轻啄着她的唇，这阴暗角落里的气氛依旧旖旎无限。他轻抚着她光滑的面颊，满足地一声叹息，“这些天你变得好陌生，我几乎要不认识你了。你若能一直这么温顺该有多好，我太怀念从前的你。”“你是该怀念，因为现在没人给你恶作剧，寂寞得很吧？”贺晨曦推开他，冰凉肃穆的口吻结束了浪漫的气氛。坐回位置上整理桌子上散乱的纸张，被水浇湿的擦干了就搭在案格板上晾着，郭远顺手扯过一篇，挑起了眉，“向南鹏？你忙到现在就为了他？”晨曦瞟了他一眼说：“这人你该知道，银夏航空最年轻的高层，也就是你的直属上司。最近社长让我给他做个专访，只是联系了好几次，不是找不到人，就是推脱要开会，我连他秘书那关都没能过了。”“这小子居然这么大谱？呵，调查做得可真细，身高、体重、生日、星座、感情史……你是准备采访还是准备相亲？傻丫头，采访他犯不着如此大费周章的。下班吧，我请你吃饭。”“吃饭？”晨曦不动声色，继续整理资料。“我们需要好好地叙叙旧。”“我们有什么旧好叙？过去的事我都忘得差不多了。”半晌没听到他的回音，晨曦奇怪地抬起头，被他严峻的脸、紧皱的眉唬住了。冒着袅袅青烟的火山，她只得提桶来浇，“下次好不好，你看饭我都买好了，浪费粮食要遭天打雷劈的。”说着她端起了饭盒，拨了拨热气散尽的饭菜说，“那我就先吃了？”看他不语，权当默许，夹起一块排骨就往嘴里塞，不料他却猛地将饭盒从她手中夺过，顺手就丢进了垃圾桶里，干脆利落地拍了拍手说：“天打雷劈也打我劈我，妨害不着你。赶紧收拾，我饿了。”说着他随手将她归好类的文件给胡乱摞到了一块。“你

这个浑蛋！”晨曦忍无可忍腾地站起来冲他吼。郭远猛地一掌将那摞纸挥得漫天飞舞，片片雪白纸张擦着脸庞滑下来，散落在铺就一地流连的月光上。“贺晨曦你别得寸进尺！这几天我一直在努力忍你，一直在压抑我自己，可你偏要挑战我的极限！”最后竟还是他有理，晨曦气得肩膀都在发抖，拳头也紧紧捏起。郭远拉起了她的拳头直直砸向自己的胸口，咬着牙说：“你千万别憋着，憋坏了身子我过意不去！”

Chapter 3 属于别人的彩虹（20）

“你神经病！”晨曦挣脱他的手一拳撞在他肋骨上，只听他低吟了一声，面部抽搐了几下，捂着肚子就缓缓地蹲了下去，她吓了一跳，顾不上恨了，急忙蹲在他面前，按着他的肩问：“你怎么了？是不是……心脏难受？”郭远埋下了头不肯说话，看不见他的表情晨曦很着急，想将他架起来，但尝试了好几次均失败，就像举重选手要了自己不能企及的量级般。她忍不住晃着他的肩说：“你配合点啊，去沙发上坐着好不好？”“别假仁假义。”“你就当我假仁假义，别耍小孩子脾气好不好？”“你不是希望我死吗？”晨曦急了，“你哪只耳朵听到我希望你……了？”郭远白了她一眼，这才缓缓揽着她的肩站了起来。她吃力地将他往沙发上放，哪料他的手抓得这么紧，连带她一起倒在了沙发上，正欲抽身离开，郭远却抓住了她的手紧紧地捂在了胃部的位置，眉头微蹙，轻抿唇瓣专注地看着她，也不知道在想着什么。一时间她也不敢乱动，只好这样趴着，直到她半边身子都麻了，直到他的眉头似乎舒展开来了，她才挣脱了他的手站了起来，理了理衣服没好气地说：“心脏病？你就装吧，你们都是骗子！”郭远仰头舒了口气，“我说我有心脏病了？我是胃疼，饿的。”既然晚饭被糟蹋，怎么也要补回餐的。晨曦一反常态，很快地说出了她想吃的东西，上次去潮香居勾起了她的馋虫，龙井虾仁，她本着不宰你宰谁的态度脱口而出。郭远念叨着龙井虾仁，点了点头，一脚油门踩了下去。开到半途郭远才想起要问怎么去，看看路，已经开入歧途，贺晨曦皱着眉说：“你连目的地都不知道就瞎开。”郭远耸了耸肩说：“我是在等着你开口，你不说话我只当是没错。”“你还是自信得可以，现在我也迷糊了，你看着办吧。”“你是傻子吗？”郭远白了她一眼，这才慢腾腾地拿出了GPS，输入起始点和目的地，车载开始语音提示：“前方300米，并道左拐。”“你这人纯属找碴儿！”“错了，我是纯属犯贱。上赶着死皮赖脸地请人吃饭，最后人家还不乐意。”“你要不乐意，我请你好了！”“哦？”晨曦

眼珠子一转，急忙说：“那就不吃龙井虾仁了，我请你吃我们家楼下的云南米线。”郭远笑了起来，“你这待遇也降得太快了。算了，指望不上你这小气鬼。”

Chapter 3 属于别人的彩虹（21）

到了潮香居，贺晨曦找了个阴暗角落坐下，这里沈宁南和林杨都出没过，为安全起见还是低调些好，她负责点了龙井虾仁，其他归郭远点。他点菜也很利索，看着他拿着菜谱对服务小姐轻声耳语，合上菜谱微笑地递给小姐，晨曦感觉奇妙。现在的郭远，虽还是有些矫情，但也比原来好太多，是该成熟了，想想看，他都30岁了。想他初搬来她们院子时，面目多可憎，他家原本很富有，虽然家道中落，和院子里的人家比起来也是瘦死的骆驼比马大。那时的他谁都看不起，一张嘴就是这个穷鬼那个穷鬼，对谁都是呼来喝去，偏偏谁都买他的账，特别是贺晨曦，就跟他的贴身小女佣似的。因为郭妈妈的厨艺不太好，做出来的饭不合郭远的口味，闹了几次绝食后，郭妈妈就干脆和晨曦的妈妈商量着每月交伙食费上她家搭伙。但郭远依旧是不满意，一脸不情愿地抄起筷子翻了翻碟子里的菜，甩下筷子嘟囔："这是人吃的东西吗？"弄得晨曦的爸妈很是尴尬，郭妈妈一筷子打在他头上说："不吃给我滚，饿死拉倒！"晨曦急忙夹了一筷子鱼香茄子到郭远的碗里说："我妈妈做饭真的特别好吃，不信你试试。"吃惯了专业厨子做出来的菜，任何家常菜都不能入眼了，但后来晨曦妈妈的菜却让他吃出了一些滋味来，有时放学踢球回来他饥肠辘辘，看晨曦妈妈却还在和邻居拉家常，就黑着脸对贺晨曦说："叫你妈快做饭！想饿死人啊！"郭远伸手拍了拍她脑门，"想什么呢，笑得跟傻子似的。"晨曦回过神来，将叠得精美的餐巾扯开来蹂躏，"那个……谢谢你。"郭远挑起了眉头看她，"谢我什么？""因为你我才能顺利被录取。其实这餐应该我请你的，但……下次吧，等发了第一个月工资我请你吃点什么或是喝点什么，地点……我做主。""别急着谢，我这人向来自私得很，对自己没好处的事我不会干。听说你被录取了我还纳闷呢，那天你的表现要多差有多差，你自己心知肚明。"她自我解嘲地笑着，"我也纳闷，想我哪有这么大的面子让郭大少爷你动金口。"郭远动了动唇，想

说的还是没说出来，最后只白了她一眼，“你现在跟刺猬似的，还说不得碰不得了？连仅存的温柔都没了，你还有什么可取之处？”晨曦一听有些愠，“我有没有可取之处和你有什么关系？”“看，脾气也这么坏了，我真怀念以前的你。”这是第二次，他说怀念以前的她。或许现在的她，确实太尖锐。人生下来是四个角的方形，滚着滚着就变成了圆滑的球，只是她反倒从球磨成了多面体，棱角遍布，滚都滚不动了。人生的诸多无奈在于此。他执起一只筷子敲她的手背，“这些年你过得还好吧？”

Chapter 3 属于别人的彩虹（22）

晨曦想了想说："还可以，但和你自然是没法比了，你在资本主义自由世界一定是过得风生水起吧。""风生水起，呵。"郭远眯着眼将一根烟点燃，在烟雾朦胧里注视着她那双始终低垂着的不敢过久注视他的眼，缓缓地说，"贺晨曦，我过得很累。"晨曦很是诧异，"你累什么？每天想着吃什么稀奇的？还是存折多了密码记不住？看不出你也跟非主流小孩儿似的学会为赋新词强说愁了。"微抿的唇一松，他正待要发作，冷不防来了三五不速之客。晨曦几乎被她们的疯狂围攻挤下椅子去。清一色纯白制服上衣，齐膝深蓝西装裙，高耸的胸脯也在眼前连绵起伏，襟前银光一闪，一只银色的小鸟，贺晨曦自然知道这是银夏的标志。完全无视她，热情的空姐七嘴八舌地询问郭远什么时候正式上班，并表达了能和他组班子的美好愿望。郭远也换上了另一副面孔，温文儒雅的模样，微笑耐心地一一解答，俨然是业界明星架势。几个人还拿出了手机扒着肩要和他合影，但他婉言谢绝了。她知道他生平最反感的诸多事，其中就有照相。待她们散去，晨曦才就刚听到的只言片语提问："飞阿根廷那次是怎么回事？好像挺悬似的。""不提行吗？"看着他神情淡淡的，晨曦没再追问，想那肯定是一场灾难，幸好，他能全身而退。"贺晨曦，我不说你就不能追问一下？飞行事故中，运气成分和技术各占一半，如果角度、风向再偏差一些，今天你就看不到我坐在你面前。我问问你，倘若我死了，你会不会为我掉一滴眼泪？""你有病。"晨曦别开了脸。"别逃避问题，如果我真的死了……""你烦不烦？你再说我走了！"晨曦腾地站了起来。郭远垂下了头，修长的手指在冰凉的有机玻璃桌面上划着道子，一道两道三道，突然挑起眼皮看她，"要不坐下，要不提包走，站在这儿干吗？"晨曦默默地坐了下来，自从爸爸过世后，每每听到"死"这个字她都心头一颤，人怎么能假设自己死了呢？不能，不能的。她嚅嗫着唇说："这行风险这么大，你这又是何必。以你的脑子，做哪行都不会差。"

郭远淡淡一笑道：“有些人是天生的飞行员，你可能要说我自大吧，但你得相信在空中我几乎是无所不能。而且你也不是不知道，这就是我从小的志向。活到现在这个岁数，有一件事和一个人对我是最重要的，你叫我怎么放弃？我一个都不会放。”晨曦瞪着眼睛望着他，等待他说出那一个人来，但他却不说了。于是她开始胡思乱想起来。“别瞎猜了，是我妈。”

Chapter 3 属于别人的彩虹（23）

好在灯光是暗淡的，看不出她面庞的绯红。她呵呵地干笑着，是郭妈妈，至少是能接受的。她夹起了一块肉仔细端详，喃喃道：“你说那么多漂亮空姐围着你，你就没看上一两个？”“光漂亮不足以配我。”“那什么样的人才配得上你？”“门当户对是必要的，像你，就别痴心妄想了。”肉滚下了筷子掉入汤碗，滚烫的汤汁溅在了她手臂上，她用纸巾反复擦拭，手不疼，倒像是溅到了心上。门当户对，她反复地默念这个词。近几年还好，如果他再早些年回来，她可能压根都不敢见他了。因为那个时候她家的环境太差，特别是上高中的那几年里，父母工作了几十年的学校清退了一帮老教工，只给了一笔少得可怜的买断工龄费，又正逢旧屋拆迁，旧房子住不了，新房子买不起，进退维谷。大学四年她一直是努力拿奖学金，不想再增加家里的负担，除了基本的生活费，她从不伸手往家里要钱，为了省钱买些书和女孩子的东西，她四年几乎就没买过新衣服，直到爸爸被一家市重点高中聘请当任课老师，家里的经济才算好转了些，只是爸爸去世之后，经济的大梁就靠她一人扛起了，这样的她，还能和谁门当户对？晨曦本想驳他：谁痴心妄想了，我压根就没考虑过你。但还是觉得自欺欺人，最艰难的岁月里，她都是闷着头过，心里不断想着，终有一天他会来找她，虽然她在乎的从不是锦衣玉食，良田千顷，但想他总能让她过上安稳恬淡的日子，每每想起，心就有安放的地方，也不再那么彷徨。原来不是那么回事，痴心妄想，好可怕的字眼，足以颠覆她的所有。最后她也只能垂头淡淡一笑，“玩的是梁园月，饮的是东京酒，赏的是洛阳花，扳的是章台柳，这种条件，我哪敢多想。”莫名就没了胃口，郭远一个劲地让她多吃点，再吃点，她也只是抱着碗一粒米一粒米地嚼。最后一结账，一顿饭花了五百多，服务员指着剩菜问：“要打包吗？”郭远示意服务员问她，晨曦狠下心来摇了摇头。她是不想给他机会嘲笑她小家子气。回去的路上郭远兴致颇高地将车载音响开到最

大，手指轻快地敲打着方向盘，巨大的电音刺得贺晨曦耳膜生疼，她按紧了太阳穴，心扑通扑通地跳。行至高潮处，他陶醉在毫无美感的音乐里不安分地晃着身子，时不时吼出一句贺晨曦完全不懂的语言。冷不防被狠狠推了一把，他莫名其妙地扭头看她，关小了声音问：“你干吗？”“你动静太大，我头疼！”“这是我最喜欢的乐队，Nirvana。”“我宁愿去听老和尚念经，还图个清静。”晨曦闭着眼靠在了椅背上，任他再讲什么都不再搭腔。郭远伸手覆住了她的手握了握，“生气了？我关了还不行。”见她依旧没反应，便凑近了脸问，“是不是我说了什么不对的话？”

Chapter 3 属于别人的彩虹（24）

“没有，你说的都对，对我来说都是金科玉律。麻烦你专心开车。”贺晨曦不动声色地抽出了手，别开了头。郭远皱眉，“你话里不带刺会死？现在你性格可真不好，有棱有角的硌得人生疼，还专门跟我作对，像那天我让你打车，你非坐公交车，你看不出我是在关心你？这你也和我犟，真让人恨得牙痒痒。”晨曦轻叹一声，“你不要总拿你的思维方式来想我，穿鞋的自然不知道赤脚的辛苦，你也知道我家并不富裕，别说打车，就是坐一元五角的公交车，如果远不过三站，又不赶时间，我都会走着去，何况工作还没着落呢。我哪有精力去跟你对着干，去猜测你们这些人在想些什么，我只知道我的生活需要我不断去努力才能继续下去。”郭远目光僵直地注视着前方，突然叹了口气，“何必说得这么可怜兮兮，如果你觉得你过得辛苦为什么不跟我说？难道我在你眼中是不值得信赖的人？”“我只是打个比方，比上不足，比下还是绰绰有余的。”何况最艰难的时刻，都已经过去。车子在楼下停住，脚刚落地，一只狗狂奔而来一口咬住了郭远的裤脚。晨曦认出这狗是旺财，正欲喝住，隔壁的小夫妻已经匆匆赶来把旺财抱了起来，一边打一边连声道歉说没牵好绳子。郭远狼狈地扶着车子，想自己上辈子一定是狗肉吃多了。“这死狗又到发情期了，见谁都要扑上去，特别是帅哥，一扑一个准。”小翠笑嘻嘻地看着郭远，撞了撞晨曦说，“行啊你，不鸣则已一鸣惊人。这就是你上次说打算定下来的那个人吗？简直惊为天人啊！”郭远眼里燃起一束绚烂的火花，看着小翠花痴般地朝自己伸过了手掌，他也微笑地伸手去接。小翠握住了他的手用力晃了晃，兴致勃勃地说：“听说你是美院的老师，晨曦说你雕小人雕得特别好，哪天能帮我雕一个卡通版的我的模样呀……”一只手瞬间僵了。最后小翠被志“押”上了楼。郭远倚在车身上，含着根烟嗡嗡地说：“美院老师，是上次和你钻厕所的小子么？你可真爱他。这等好事干吗跟我藏着掖着？怎么也老朋友一场，你就那么不稀罕我的祝

福？”晨曦想了一阵，想到没解释的必要，也没想到他会去计较的理由，只淡淡一笑说：“谢谢你的祝福。不早了，我先上去了。”她正欲转身离去，突然听见身后疾风暴雨般的脚步，还没来得及转身，一只手猛地扯住了她后衣领，闷雷般的声音在耳边轰然响起。“祝福个屁！你凭什么就这样和别人定下来了？那我呢？你有没有问过我的意见？”这一夜是格外漫长。滴答滴答的时钟在寂静里显得分外唐突，仔细听上一阵，心跳就会放缓，直至透不过气来。

Chapter 3 属于别人的彩虹（25）

曹远樱掐灭了烟，凝视着匍匐在脚边地毯上无声无息的男人。天已经蒙蒙亮，小区面包房已经起了炉灶，丝丝香气像顽皮的精灵般无孔不入，她这才觉得有点疲惫，有点困意。十年前的一个暑假，她拿到了一笔奖学金，外加父母的资助，独自去了趟英国。之前她花了大半年的时间辗转和郭远联系上，说好来接她的，但他还是迟到了一个多钟头。再看到他的身影出现在到达大厅时，她万分激动，等待时的烦躁一下子烟消云散。看着他穿着灰格子的衬衣和黑色牛仔裤匆匆地朝她走来，她就像小粉丝见到偶像一般跳起来拼命摇手臂。后来才知道他从剑桥镇来机场需要开三个多小时车，算算看，早上九点的机，他六点钟就得出发了。他帮她把行李统统丢进他又旧又脏的大吉普后座，绑好安全带说："走，带你看看我的学校。"那言语中充满了自豪的神采。她早就对徐志摩那河畔的金柳，榆荫下的一潭望眼欲穿，就更别提向青草更青处漫溯，在星辉斑斓里放歌，她抓着他的手臂说："我要去看康桥。"谁知他拍着她的脑袋说："什么康桥，据人说徐志摩描写的桥实际上是圣约翰学院的叹息桥，那桥下有好多失意学子的冤魂，'撑一支长篙'，你确认他不是在打捞尸体？"扫兴！她狠狠瞪他。那天她跟着他走了很多地方，首站便是著名的三一学院，郭远说这里诞生了一个很著名的动物。她有些茫然，他却笑哈哈地说："小熊维尼啊，它的作者就是这儿的学生，非常有名。"曹远樱有些不理解他的思维方式，他是学物理的，那可是出了牛顿的地方，他却单讲小熊维尼。逛了一天，最后他带着她回到他租住的地方，位于剑桥西南一个叫格兰彻斯特的小镇，他说一定要去那里的果园坐坐。脑袋上不到半米的地方垂着累累果实，她伸手去摸，问他："牛顿是不是在这儿被苹果砸到的？"他笑笑却并不作声，坐在湛蓝色的帆布椅上，端起桌子上的伯爵红茶抿一口，精致的印花骨瓷碟子盛着烘焙得喷香的小茶点，阳光透过繁茂的树叶间隙筛下斑斓的光点，洒在朴素的木桌上，枝叶

晃动间光线半明半暗，在他脸上投射出一道立体的阴影。她有些失神，听见他突然开了口：“在这里喝茶是剑桥的一大传统，来者不免要附庸风雅一下。听没听过Brooke写的两句在这儿喝下午茶的随感？Stands the church clock at ten-to-three，And is there honey still for tea?”她有些不明白，“翻译成中文怎么说？”“教堂时钟已过午，尚有蜂蜜伴茶馨？”心陡然一动，她想她就是在那一刹那，不想再做他没有性别的朋友。晚上他带她去参加他们学院的通宵舞会，在人群里跟着群魔乱舞了几个小时，熬到凌晨三点两个人都撑不住了，拎着啤酒罐相互搀扶着往回走，回到屋里两人栽倒在床上。

Chapter 3 属于别人的彩虹（26）

他将她压在了身下，她明显能感到他身体的变化，酒一下就醒了，她要推开他，可他却突然吻住了她……只是那次真的很失败，他生涩得像个处男，在体外徘徊，不得其法，憋红的脸像个熟透的浆果，在她帮助下进去后，又莽撞得像个小男生，最糟的是他突然间软了下来，仿佛受惊过度般滚下身来，跌坐在地上看她，她撑着头半开玩笑地说："你该不会是中看不中用吧？"回来后她反复想着那天的事，他在兴奋得就要到达顶点的时候，情不自禁地呻吟出了一个名字，一边沉沉地撞击着她的身体，一边说："你这小浑蛋，我们终于……"却在看清她的脸后，瞬间软了下来。他那时的眼神，他喃喃地说"怎么是你"，他红着脸不肯承认自己是第一次，这些都像刺，刺进了她心里去。在她面前他从不习惯掩饰，她知道他喜欢贺晨曦，贺晨曦的好她也听过千遍万遍，好在她是理智胜于情感的人，所以从没对这个男人有过非分之想，和他在一起心里也时刻绷着一根弦，可以做玩伴，做知己，甚至做哥们儿，就是不能放纵感情。可当他颓废地躺在自己脚边，她却是一个女人，看着他连睡去都舒展不开的眉头，无比地疼惜。她的手指慢慢地描绘他的唇形，冷不防被一口咬住，她抬起头看见那双微睁的眼如深潭般探不见底，嫣然一笑，"醒了，你可真能给我找麻烦，大半夜地在楼下发酒疯，还乱按我隔壁屋人家的门铃，弄得人家差点报警。"郭远挣扎着坐了起来，揉了揉疼痛的脑袋，只记得他喝得并不多，却醉得厉害。手臂垂下，他嘶地吸了口气，手臂被一尖锐的物体刺得生疼，往下一摸，是皮带松开了。他猛地看向曹远樱，她哈哈一笑道："该不会以为是我强奸了你吧？"谁也看不见，她笑容底下是阵阵的苦涩。一进门他就紧紧地拥住了她，仿佛寒冷的人需要温暖，拼命地汲取她的暖意，直至她察觉他的身子在抖，她清清楚楚地看到他眼底的醉意、狼狈和慌乱，脆弱得仿佛吹弹可破的纸。她捧着他的头问发生了什么事，可他不说话，紧抿着唇，一个

字也不肯吐露。问急了，他便低吼一声将她推在了地上，睡衣明明是一撩就起，他却疯了似的从最坚韧的地方撕，最后丝质睡衣哧啦一声裂开，他抽出了皮带，俯下身将他的剑拔弩张狠狠刺入。只是这么费劲，才刚两下，他还是没办法继续下去。曹远樱看着他微阖着眼，一脸生不如死般的痛苦，感觉体内的物体慢慢地退了出去。最后他终于疲惫地睡了过去，只是曹远樱再无睡意。东方泛起了鱼肚白，郭远支起身子拿起搁在茶几上的烟盒和火机，看见烟缸里满满的烟蒂，怔了怔，“你的瘾倒比我还大了。”橘色的火光照亮他高挺的鼻子和微蹙的眉间，深吸了一口，他缓缓吐出烟雾，“记得小学五年级时我抽了第一根烟，呛得我眼泪直流，当时就想，抽这个和受罪有什么分别？可为了看起来帅，我硬着头皮去抽，你说我这人是不是有点偏执狂？三个月我还觉得难受，三个月零一天，我上了瘾。算算看，这也二十来年了。”

Chapter 3 属于别人的彩虹（27）

“你这人就是太固执。去医院看看吧，别讳疾忌医。”郭远斜睨看她，从牙缝里挤出几个字：“我没病！”“你那玩意儿还能因人而异？搁我身上不好使，换贺晨曦就金枪不倒了？”“能不能不提她。”曹远樱哼笑，“早就提醒过你，现在被她的暴雨梨花针扎成马蜂窝了，你能怪谁？这么大个人了还不懂看菜下碟，越是自卑的人盾甲越厚，偏偏你还去刺，傻子也会全副武装反抗你。她长大了，你不能指望着她还跟着你屁股后面来回转，把你当成她的主宰、她的上帝。”“她自卑？我没看出来，她交往的每个男人条件都不错，我看她是挑得不亦乐乎了。”“我听说，只是听说，这些年来她家庭环境很不好，原来住的老院子拆迁后，她在几个亲戚家里轮流住了两年多，后来买了房子，没多久她父亲又去世了。”郭远一口烟猛地吞了下去，呛得他直咳。曹远樱拍着他的背说：“你以为谁跟你似的一帆风顺，谁都依着你顺着你，想要什么就有什么。在社会里摸爬滚打一番，谁不是性格大变？你还想着她跟个温室里的花儿似的娇滴滴地等着你来捧着她回家？很多人有时候为了保护自己，必须得让自己长成仙人球。”郭远缓缓捂住了脸。“我只知道我的生活需要我不断去努力才能继续下去……”她平静中带着拧直的脸深深地刺痛了他的心，这些年来他只是想着他们的结局，却忽略了这过程对她来说会有多么难。想起很多年以前，爸爸从英国寄来了大盒的蓝罐曲奇，贺晨曦直勾勾地看着他手中的饼干像小猫般吧咂着嘴。他逗她：“想吃吗？求求我。”她想了好半天还是使劲地摇头，背过身子说：“我妈妈说，别人家有，我家没有的，就不看！不看就不想了！”但当他把曲奇塞进她嘴里时，她却吃得好香，连指缝间的饼干渣都舔干净，还感慨这是她吃过的饼干中最好吃的一种。后来她得寸进尺，说：“我能不能再吃一块？”他摇摇头说：“想吃让你妈妈买去。”她不语，只是讪讪地踢着小石子，一会儿就扭头跑回了家，不一会儿她抱着她的饼干罐出来了，坐在门槛上咔嚓咔嚓地吃着饼面

上撒着晶莹砂糖的大圆饼干。拿出一块她就严严实实地将盖子盖上，吃完了又费劲地撬开，再拿一块，他问她为什么要这么做，她严肃认真地说，妈妈讲一定要盖紧的，因为饼干回潮就不脆了。

Chapter 3 属于别人的彩虹（28）

他眼中的她，从小就很乖，从不和同学比吃比穿比用，而这些年过去，她又“不看就不想”了多少回？她陷在困境里时，他竟然什么都不知道，什么都没做。他不敢去想象她是如何面对居无定所，甚至失去至爱亲人这一切，他也不敢想象那个时候的她会有多么无助和彷徨。一想起心就无比地疼。他狠狠推了她一把，“你知道这些为什么不早跟我说？我一直都托你帮我找她，你给过我什么消息？你们都在算计我！我爸他烧了我的信，你比他还要可恶！”曹远樱心一寒，一脚蹬在他大腿上，“郭远你真他妈混蛋！我该你的！我欠你的！我就是故意的！我就是不想你找到她！你再这么对我别怪我破罐子破摔，我去告诉她我和你的关系！我去告诉她，在她孤单痛苦的时候，我们在床上滚做一堆。她不是天真吗？她不是单纯吗？我倒看她承受不承受得住这么龌龊的事！”郭远狠狠扼住了她的咽喉，逼近了她鼻尖，“你敢说一个字试试！”曹远樱握住他力道十足的手腕，眼泪夺眶而出，“这么多年，明知你心中有别人我还是无怨无悔地为你做一切事，我哪点不比别的女人强？可我就这么跟着你，我不知羞耻地跟着你！我没有要求你回报，我愿意做你的地下情人，可是你这样对我……”郭远松开了手，喃喃说道：“我不值得你喜欢。我知道你身边不乏优秀男人，不要为我浪费时间。我真的是……太累了，我想不通这是为什么，她竟这样让我身心俱疲……”曹远樱吸着鼻子摇晃着他的肩膀说：“我不会啊，我永远不会让你身心俱疲，为什么你不看看我，你连试都不愿意去试。我不相信十二年的分离都没有冲淡你对她的感情。”“我对她有责任。我答应过她要回来找她……”“你也说她交往的男人条件都不错，她都已经在选择，你为什么不退一步，为什么要在一棵树上吊死？”“因为我爱她，你是比她要好太多，可你终究不是她……”曹远樱擦干了眼泪，点了一根烟，在烟叶焦油的安抚下，崩溃的情绪缓缓安定了下来。“呵，虽然你现在这样拿腔作调，但最终还是会向她投降，

你能放慢脚步等她跟上，你们总能走到一起……我特别羡慕这样苦尽甘来的人，风风雨雨过后总能看得见彩虹。”烟叶有些苦，喉头干涩，曹远樱半闭着眼睛靠在他宽宽的肩膀上。像她，有些彩虹，只怕一辈子都无法见到。